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經義述聞

(三)

王之引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當代社會學說

(三)

著 金 羅 素
譯 山 文 黃

漢譯世界名著

經義述聞第五

毛詩上五十一條

維葉莫莫 莫莫葛藟

家大人曰：廣雅曰：莫莫，茂也。周南葛藟篇：維葉莫莫。大雅旱麓篇：莫莫葛藟。皆是茂盛之貌。毛傳因是刈是漙，而云莫莫成就之貌，因施于條枚，而云莫莫施貌。綠詞生訓，皆非也。莫莫葛藟，猶言維葉莫莫。維葉莫莫，猶言維葉萎萎耳。毛傳：萎萎茂盛貌。

我馬元黃 何草不黃 何草不元

卷耳篇：我馬虺隤。我馬元黃。毛傳曰：虺隤，病也。元，馬病則黃。小雅何草不黃篇：何草不黃。何草不元。箋謂黃爲歲晚草。黃，元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元。引之謹案：虺隤，疊韻字。元黃，雙聲字。皆謂病貌也。傳言元馬病則黃，失之。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元黃亦病也。猶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也。以草病與人之勞瘁，亦中谷有藟，嘆其乾矣之意。箋言歲始草元，歲晚草黃，亦失之。爾雅曰：虺頽，元黃，病也。凡物病皆得稱之。孫炎屬之馬。郭璞屬之人，皆非也。孫炎曰：虺頽，馬不能升高之病。元黃，馬更黃色之病。郭璞曰：詩言何草不黃，何草不元，以是明之。

薄言有之

芣苢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芣苢薄言有之采芣苢薄言擷之采芣苢薄言捋之采芣苢薄言結之采芣苢薄言禰之毛傳曰采取也有藏之也擷拾也捋取也結執衽也扱衽曰禰家大人曰詩之用詞不嫌於複有亦取也廣雅曰有取也首章泛言取之次則言其取之之事卒乃言既取而盛之以歸耳若首章既言藏之而次章復言擷之捋之則非其次矣大雅瞻卬篇曰人有士田女反有之有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是有爲取也

翹翹錯薪

家大人曰漢廣篇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翹翹與錯薪連文則翹翹爲衆多之貌言於衆薪之中刈取其高者耳傳箋以翹翹爲高則與下句相複廣雅曰翹翹衆也義蓋本於三家

伐其條枚 伐其條肄 施于條枚

汝墳篇伐其條枚毛傳曰枝曰條榦曰枚正義曰以枚非木則條亦非木明是枝榦相對爲名耳終南云有條有梅文與梅連則條亦木名故傳曰條榦與此異也下章言條肄亦非木名也引之謹案三復文義仍當訓爲有條有梅之條謂伐其條樹之枚伐其條樹之肄耳遵彼汝墳伐其條枚猶言陟彼高岡析其柞薪第七字木名也再以全詩之例考之詩凡言伐木者或直稱爲木爲薪爲林如云伐木丁丁伐木椅

矣。析薪地矣。析薪如之何。會伐平林。木也。薪也。林也。皆大名也。或專指其木之名。如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坎坎伐檀兮。葛門有棘。斧以斯之。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薪是穫薪。析其柞薪。樵彼桑薪。芄芄械。樸薪之櫃之。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松柏丸丸。是斷是遷。皆是也。若不舉大名。又不專舉其木之名。而遽云伐其枝幹。則文不成義。傳說疏矣。大雅旱麓篇。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箋曰。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此說亦非也。莫莫葛藟。施于條枚。猶言葛與女蘿。施于松上。第七字。木名也。詩凡言葛生。蒙楚。葛生蒙棘。有敦瓜苦。烝在栗薪。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南有樛木。甘瓠纍之。皆實指其所依之樹。不得如箋所云也。

振振公姓 振振公族

麟之趾篇。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毛傳曰。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集傳曰。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引之謹案。公姓公族。皆謂子孫也。古者謂子孫曰姓。或曰子姓。字通作生。商頌般武曰。以保我後生。箋曰。以此全守我子孫。特性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鄭注曰。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典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鄭注曰。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姓也。玉藻曰。縞冠元武。子姓之冠也。注曰。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大傳曰。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於上。謂子也。庶姓別爲祖。日知錄曰。此姓爲子姓之姓。與周禮司儀之云。士揖庶姓者不同。喪大記曰。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注曰。子姓。謂衆子孫也。姓

之言生也。昭四年左傳曰：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杜注曰：問其姓，問有子否。三十二年傳曰：三后之姓，於

今爲庶。楚語曰：帥其子姓，從其時享。章注曰：姓，同姓也。非是。下文吳語曰：一介嫡女，執箕帚以

咳姓於王宮。即曲禮所謂越語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章注曰：國子姓，年在衆

子姓皆從，得厭飲食。列子說符篇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臣

之子皆下才也。羣書治要引尸子發蒙篇曰：家人子姓和臣妾力，則家富。丈人雖厚衣食，無傷也。子姓不

和臣妾不力，則家貧。丈人雖薄衣食，無益也。今本治要姓誤作姪。姓姪，草書相似，故誤。呂氏春秋

疑似篇曰：梁北有黎邱部，有奇鬼焉。善効人之子姓，昆弟之狀。姓今本誤作姪。文選韓子八經篇曰：亂

之所生者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兄弟、大臣、顯賢。史記外戚世家曰：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魏其武安侯

傳曰：跪起如子姓。姓，今本亦誤作姪。漢書作子姓。顏師古曰：姓，生也。漢書儒林傳曰：丁姓，字

子孫，廣雅曰：姓，子也。是姓爲子孫之通稱也。公族，猶公姓也。莊十二年左傳曰：戴武宣穆莊之族。杜注曰：

宋五公之子孫。二十三年傳曰：晉桓莊之族。偏注曰：桓叔莊伯之子孫。成十五年傳曰：二華，戴族也。司城

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昭八年傳曰：陳顯頊之族也。注曰：陳祖舜，舜出顯頊。晉語曰：天胙將在武族。韋

注曰：族，嗣也。襄十年左傳：偏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是族亦子孫之通稱也。公子公姓公族，皆指

後嗣而言。猶魯斯之言：宜爾子孫也。序曰：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舉公子以統下二章，蓋得

其旨矣。

維鳩方之

召南鵲巢篇。維鵲有巢。維鳩方之。毛傳曰。方。有之也。戴氏東原詩考正讀方爲房。云房之猶居之也。引之謹案。鳥巢不得言房。方當讀爲放。分同切。天官食醫。凡君子之食恆放焉。論語里仁爲美。放於利而行。鄭孔注竝曰。放。依也。墨子法儀篇。放依以從事。放亦依也。放依之放。通作方。猶放命之放。通作方也。堯典。方命。尚書方作放。說見段氏古文尙書撰異。字或作旁。滿漢切。莊子齊物論篇。旁日月。挾宇宙。釋文引司馬彪注曰。旁。依也。維鵲有巢。維鳩方之者。維鵲有巢。維鳩依之也。古字多假借。後人失其讀耳。

被之僮僮 被之祁祁

召南采芣篇。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毛傳曰。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家大人曰。詩言被之僮僮。被之祁祁。則僮僮祁祁。皆是形容首飾之盛。下乃言其奉祭祀不失職耳。僮與童通。廣雅曰。童。童盛也。釋名曰。幢童也。其貌童童然也。皆謂盛貌也。小雅大田曰。有渰萋萋。興雲祁祁。大雅韓奕曰。諸娣從之。祁祁如雲。是祁祁亦盛貌也。

素絲五緇

羔羊篇。素絲五紵。素絲五緇。素絲五總。毛傳曰。紵。數也。緇。縫也。總。數也。引之謹案。緇訓爲縫。本於爾雅。蓋

取界域之義。孫炎爾雅注曰。絨縫之界域。今釋三章文義。實不當如爾雅所訓。紕絨總皆數也。五絲爲紕。四紕爲絨。四絨爲總。五紕二十五絲。五絨一百絲。五總四百絲。故詩先言五紕。次言五絨。次言五總也。西京雜記載鄒長倩遺公孫宏書曰。五絲爲緝。倍緝爲升。倍升爲絨。絨。今本誤作絨。增雅引此正作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纒。倍纒爲緹。爾雅九罭釋文曰。纒字又作總。然者絨者二十絲。總者八十絲也。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纒八十縷也。史記孝景紀。令徒隸衣七縷布。正義與孟康注同。晏子春秋雜篇曰。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說文作纒。云布之八十縷爲纒。正與倍紀爲纒之數相合。紕之數。今失其傳。案釋文曰。紕本又作佗。春秋時。陳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爲紕。卽西京雜紀之緝矣。

三五在東

小星篇。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傳曰。三心五嘒。正義曰。知三爲心者。下章云。維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參。三既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謂心也。引之謹案。文選任昉宣德皇后令注引論語比考識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飛爲流星。上入昴。又引注曰。入昴宿則復爲星。宋書符瑞志不知昴本五星。而以五老爲金水火木土五星之精。其據此。則漢以昴非是。五緯之精。無爲上入昴也。且堯時亦無五緯聚昴之事。據此。則漢以前相傳昴宿五星。或有降精爲五老之說。其參之三星。則唐風綢繆傳史記天官書已明著之。蓋參之爲言猶三也。且昴畢觜參相距不遠。故得俱見東方。若心嘒相距甚遠。心在東。則嘒在西。不得言三五在

東矣。三五舉其數也。參昂著其名也。其實一而已矣。古人名星多少之數或與今異。如伐三星而考工記曰：熊旗六旂以象伐，則合參之三星爲六矣。營室二星而考工記曰：龜旗四旂以象營室。今本統誤作蛇。則合東壁二星爲四矣。此古多於今也。參七星而詩以爲三星，昂七星而詩以爲五星，元命包以爲六星，弧九星而天官書以爲四星，此古少於今也。

如有隱憂

鄒風柏舟篇：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毛傳曰：隱，痛也。正義曰：如人有痛疾之憂，引之謹案，如讀爲而，惟有隱憂，是以不寐，非謂若有隱憂也。易林屯之乾曰：耿耿寤寐，心懷大憂，得詩人之旨矣。隱即憂心慙慙之慙，字或作殷。淮南說山篇注引詩作如有殷憂。文選陸機歎逝賦注：阮籍詠懷詩注：謝瞻答靈運詩注：劉琨勸進表注：稽康養生論注：引韓詩竝作如有殷憂。說文曰：慙，痛也。廣雅曰：殷，痛也。此傳曰：隱，痛也。小雅正月篇：憂心慙慙，彼傳曰：慙，慙然痛也。楚辭九歎：志隱隱而鬱怫兮。王注曰：隱，隱憂也。引詩憂心隱隱，皆其證。又案易林：耿耿寤寐，心懷大憂，以大代殷。蓋三家詩有訓殷爲大者。喪大記：主人具殷奠之禮。鄭精小之微也。煇大之殷也。亦通作隱。楚辭九歎：隱虹之遠維。王注：隱，大也。楚辭哀時命：夜炯炯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王注：亦以隱憂爲大憂。隱一本作殷。炯炯猶耿耿耳。楚辭遠遊：夜耿耿而不寐兮。狀一作炯。

曷維其亡 德音不忘 壽考不忘 不可引忘

綠衣篇。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箋曰。亡之言忘也。小雅沔水篇。心之憂矣。不可引忘。正義曰。不可止而忘之。鄭風有女同車篇。德音不忘。箋曰。不忘者。後世傳其道德。秦風終南篇。小雅蓼蕭篇。竝曰。壽考不忘。蓼蕭正義曰。使四海稱頌之不忘也。引之謹案。亡猶已也。作忘者。假借字耳。管子乘馬篇。今日不爲。明日無不有也。史記孟嘗君傳。所期物忘其中。忘。竝與亡同。漢書武五子傳。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顏師古注。忘。亡也。淮南脩務篇。南榮喆。聖道之獨忘於已。賈子勸學篇。亡作忘。曷維其亡。猶言曷維其已也。不可引忘。猶言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也。德音不忘。猶言德音不已也。壽考不忘。猶言萬壽無疆也。周語曰。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亦謂令聞不已也。漢書賈山傳。後世而令聞不亡。其字止作亡。解者皆失之。

終風且曩

家大人曰。終風篇。終風且曩。毛詩曰。終日風爲終風。韓詩曰。終風。西風也。此皆緣詞生訓。非經文本義。終猶既也。言既風且曩也。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而風。爲曩。風而雨土爲霾。陰而風爲暍。以上三句。通釋詩詞而不及終風。又曰。日出專釋此詩之文。而亦不及終風。然則終爲語詞明矣。燕燕曰。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北門曰。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小雅伐木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商頌那曰。甫田曰。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正月曰。終其永懷。又窶陰雨。終字皆當訓爲既。兄弟。言既鮮兄弟也。鄭風定之方中篇。終然允臧。言既而允臧也。列女傳楚昭姬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既終語之轉。既已之既轉爲終。猶既盡之既

轉爲終耳。解者皆失之。

深則厲 在彼淇厲

爾雅曰。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邯風匏有苦葉篇。毛傳與爾雅同。戴氏毛鄭詩考正曰。旣以衣涉水矣。則何不可涉。似與詩人託言不度淺深。將至於溺不可救之意未協。許叔重說文解字。礧。履石渡水也。引詩深則礧。字又作瀦。省用厲。鄴道元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名。詩之意。以淺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衛詩淇梁淇厲。竝稱厲。固梁之屬也。足以證說文之有師承。邵氏二雲爾雅正義曰。戴仲說文以匡爾雅。其說辯矣。然古字假借。義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衛風言淇厲。無妨橋有厲名。至於深則厲之文。當從爾雅。不可易也。何則。漢世司馬相如。劉向。竝是小學名家。相如上林賦云。越壑厲水。大人賦云。橫厲飛泉。以正東。劉向九歎云。權舟航以橫瀦兮。又云。橫汨羅以下瀦。是相如劉向俱宗雅訓。不以厲爲履石渡水也。列子說符篇。縣水三十仞。圓流九十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是厲爲以衣涉水也。釋文引韓詩云。至心曰厲。謂之至心。卽所云由帶以上。是不獨毛詩本爾雅。韓詩亦與爾雅同義也。許氏撰五經異義。主於各推所長。合其要歸。故說文引經文。間存異義。要皆折衷於爾雅。其解涉字云。徒行厲水也。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爲以衣涉水矣。詩之意。以涉水尙當

度其淺深，矧居室可踰越於禮義乎？因喻見意，不必見屨石渡水之解，而傳合於橋梁也。引之謹案，厲之言陵厲也。陵水而渡，故謂之厲。厲字卽承上句涉字言之。故說文以涉爲徒行厲水，義與爾雅同也。列子

曰：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宋玉大言賦亦曰：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是厲爲涉水之名。厲者橫渡之名，大

也。因而橫行亦謂之厲。漢書陳湯傳：卒與師奔逝，橫厲烏孫，是也。因非謂橋梁也。自當從爾

雅以衣涉水之訓爲是。且深則厲，淺則揭，相對爲文。若以厲爲橋而曰深則橋，斯與淺則揭之揭文不相

當矣。說文以礪爲屨石渡水，仍取渡涉之義，非以礪爲石橋也。衛風有狐篇，在彼淇厲，毛傳曰：厲，深可厲

之旁。案厲，謂水厓也。廣雅曰：隤，厓也。又曰：隤，厓厲方也。又曰：邊，厓旁隤方也。方，亦旁也。隤，厓厲皆在旁之

名，故皆訓爲方。厓在水之旁，故厲可訓爲厓。又可訓爲方。秦風蒹葭篇曰：在水一方。又曰：故

蘇武詩曰：各在天一方。古詩曰：二章言淇厲，三章言淇側，其義一也。水旁謂之側，亦謂之厲。水厓謂

之厲，亦謂之側。故魏風伐檀篇，寘之河之側兮，毛彼傳曰：側，猶厓也。史記張釋之傳：從行至霸陵，居

北頭。廟近霸水。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廟。蘇林曰：廟，邊側也。索隱曰：廟，劉氏淇厲

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相通。案廟與淇側河側同義。北臨廟謂北臨霸水之厓也。淇厲

與淇側同義，猶河干與河側同義，是淇厲爲淇水之厓，非承上淇梁言之。毛以厲爲深則厲之厲，非也。毛

深可厲之旁則非。而戴以厲爲梁厲，亦非也。若水經注所引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自

是橋梁之名，既非深則厲之厲，又非淇厲之厲，且河厲之名出於後代，不足以證經也。

濟盈不濡軌

家大人曰。匏有苦葉篇。濟盈不濡軌。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轉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也。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轉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李成裕曰。案毛傳云。由轉以上爲軌。陸所謂依傳意宜音犯也。又引說文。以爲軌是車轍。軌是車軾前。又云。車轉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其說未明。不知軌字自有二義。其訓爲車轍者。中庸車同軌是也。其訓爲車轉頭者。則少儀之祭左右軌。范是也。軌。范竝言。則顯然兩物矣。少儀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軾。祭軌。軌與軾於事同。今本作車。據孔疏改正。謂轉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正義云。軌謂轂末。周禮大馭。祭兩軾。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正同。則左右軌與兩軾是一事。故云。軌與軾於事同。謂轉頭也。又云。轂末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則考工記經塗九軌是。與此字同而事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轉頭謂之軾。又謂之軌。轉頭在軌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轉頭。不必作軌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牲莫九反。此章灑鷩盈鳴軌牡。用韻甚密。若軌字作軌。則出韻矣。無是理也。此處訓詁。當用鄭轉頭之說爲確。集傳讀軌作九音是也。但訓軌爲轍。轍非車上之物。則不可以言濡矣。成裕此說。足正唐以後傳注相沿之誤。又案毛傳曰。由轉以上爲軌。軌。本作軸。古轉軸同聲。說文。軸。從車由聲。由與舟聲相近。故鄭風清人篇。清人在軸。與陶抽好爲韻。而釋名亦云。軸抽也。入穀中可抽出也。今直隸人呼車輪之軸聲如軸。故軸誤爲軌。軌上當有濡字。寫者脫去耳。上章傳曰。由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

以上凡言由者。皆水之所濡高下之度。此言由軸以上。亦謂水之所至也。軌者。軸之兩端。水由軸以上。則其深減軌。故經曰濡軌。而傳釋之曰。由軸以上爲濡軌。與上由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文義正同。知非由軌以上者。軌承衡者最高。承軫者最下。但曰由軌以上。則其爲上曲而承衡之處。爲下曲而承軫之處。皆未可知。不可以定水濡之高下。故不得言由軌以上也。知非由軸以上爲軌者。由軸以上。乃水濡之度。上言水由軸以上。則下必言爲濡軌。始與上文相應。若無濡字。則義不可通。且上傳由膝以上爲涉。厲謂由帶以上。涉與厲皆濟水之名也。此云爲濡軌。濡軌亦濟水之名。若去濡字。而但云爲軌。則軌之一字。不可以爲濟水之名。與由膝以上爲涉。由帶以上爲厲之義。參差不一矣。故不得言由軸以上爲軌也。釋文曰。軌舊龜美反。謂車轉頭也。蓋徐邈阮侃王肅江惇于寶李軌諸人所見本。並作由軸以上爲濡軌。軌爲軸之轉頭。故有車轉頭之訓。陸德明孔穎達所見本。軸字始誤作軌。軌上又脫濡字。於是讀者不復知傳文所言爲水所濡之度。而誤以爲釋軌之名物。又以軌非軌上之物。而疑爲軾前之軌。唐石經因之。遂改軌爲軾。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余曩時說此傳。以軌上不得有軌。曾謂由軌以上之上。當爲下段。氏若膺聞而疑之。既而例以上傳由膝以上。由帶以上之文。則此傳所言。亦爲水濡之度。水之濡物。皆由下而上。則上非誤字。尋文究理。當是軸誤爲軌。軌上又脫濡字耳。今更正其義如此。惜若膺已沒。不及就正也。引之謹案。水由軸以上。則濡軸矣。經不云濡軸者。軸在軾下。爲軾所蔽。不若轉頭爲人所易見。故以

易見者言之而云濡軌。晏子春秋諫篇曰：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滅軌，滅者沒也。水由軸以上，則軛頭沒入水中。故曰滅軌。此與文選懷舊賦撒含冰以滅軌不同。彼謂寒冬水淺之時，乘車濟洛，撒中含冰，當謂水過軛頭，乃見其深。若水深，則豈但滅軛而已。晏子其深滅軌，乃狀其潢池之深。則是淺池而非深池矣。段氏合以爲一，非也。不言滅軸而言滅軌，亦以易見者言之也。猶少儀祭左右軌而不祭軸，但祭其易見者耳。又案由膝以上，謂水裁過膝，猶未至於帶也。由帶以上，謂水裁過帶，猶未至於胷也。故毛傳釋深則厲曰：由帶以上而韓詩曰：至心曰厲。見釋文。則去帶不遠可知。以此推之，由軸以上，亦謂水裁過軸，猶未至於軛也。至軛則不可以濟矣。水去軸未遠，則但謂之濡軌，而其度已明。若由軸而軛而較，皆在水中，則不得但謂之濡軌矣。

段氏經韻樓集曰：軌之本義，謂輿之下兩輪之閒也。輿之下兩輪之閒，成扁方形，是曰軌。軸之上爲軛，軛之上爲輿。由輿以下之度，不得以軛下爲輿下也。卑於由軛而軸而下至地。考工記曰：軛崇三尺有三寸也。則由軛至地，過於三尺三寸。水深過軸而至軛，則必入輿。輿者，人所居也。故傳以軛爲高下之節。引之案：軛在前者，上曲而承衡。在後者，下曲而承軛。其高下之度，無定，不可以爲節。曰由軛以下爲軌，如段說。軌謂輿之下兩輪之閒。則傳何不言由輿以下爲軌。高誘注呂氏春秋曰：兩輪之閒曰軌。自其廣隱言之，所謂徹廣六尺也。引之案：而云由軛以下乎。謂車迹與輿下輪內之空處無涉。毛公曰：由軛以下曰軌。自其高下言之，引之案：徹迹之軌，以迹之左右相距言。無以高下所謂軛崇三尺有三寸也。引之案：軛謂軸之兩端，非謂由軛以下也。毛不言兩輪之閒者，毛意主高下，不主廣

限也。引之案。輿橫而覆於上。輪縱而夾於旁。備言之。乃見屬方之形。若但云由輪以下。而不上不及輿。旁不及兩輪。則不成方矣。何以知爲屬方。軌亦曰徹。徹者通也。中空而通也。軌徹以空方立名。非有物也。故必假輪與轉以爲言。引之案。段氏此說。其誤有三。傳文三言由三言以上。皆謂水之所至。今以由膝以上。由帶以上。爲水濡之度。而由轉以上。則但釋車軌之名。而不及水之高下。同一文義。而上下異訓。其誤一。傳文由軸以上。爲濡軌。今本誤作由轉以上。爲軌。轉字誤而上字則不誤。未嘗云由轉以下也。今改上爲下。而創爲輿下輪內爲軌之說。遍考書傳。皆無此訓。其誤二。經言濡軌。實有其物。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不可以言濡矣。傳曰濡漬也。謂轉頭入水。爲水所濡也。輿下輪內之空處。何物之可濡乎。其誤三。且高誘所謂兩輪間者。指徹廣言之。非謂輿下空處也。高氏之說。凡三見。一爲齊策。車不得方軌。註。一爲呂氏春秋。勿躬篇。車不結軌。註。一爲淮南覽。冥篇。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注。夫所謂方軌者。方並也。軌徹迹也。鄭注考工記。匠人曰。經緯之涂。皆容方九軌。軌謂徹廣。是也。班固東都賦。方軌並跡。方猶並也。軌猶跡也。所謂結軌者。卽結徹也。管子小匡篇。作車不結徹。徹者。跡也。高注曰。結交也。車輪之跡。來往縱橫。彼此交錯。故曰結交也。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彼此不能交錯矣。史記司馬相如傳。結軌還轅。東鄉將報。索隱引張揖曰。結。屈也。軌。車迹也。蓋車本西行。還車東鄉。則其迹亦屈曲而向東也。若輿下輪內之空處。則但可言還而不可言屈。莊子胠篋篇。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車軌與足跡並言。則軌之爲跡可知。所謂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者。謂卻走馬以糞。則兵車轍迹不交於遠方也。車迹可並列。亦

可邪交。邪交則相接矣。若輿下輪內之空處。雖值兩車相並之時。而爲榫與齒所隔。是其所注軌字。皆謂徹廣。考工記車人職曰。徹廣六尺。謂兩輪所跟相距之度也。故高注曰。兩輪間曰軌。正以在地之徹廣言之。非謂輿下空方之處也。不然。則輿下空方之處。彼此不能相交。高注呂氏春秋結軌。何以曰結交也。車兩輪間曰軌乎。必徹迹而後相交。其非謂輿下空方之處明矣。且高意若謂輿下空方之處。則其注必曰輿下至地曰軌。或曰輿下輪內曰軌。而其義始明。豈得但曰兩輪之間乎。輪崇六尺六寸。輿下至地。不滿四尺。又豈得以兩輪之間爲輿下至地之度乎。要而論之。毛傳本謂水由軸以上爲滯軌。非謂車由轉以下爲軌。則輿下之說無根。高注本謂兩輪間之徹廣。非謂兩輪間之空方。則輪間之訓亦舛。至徹之爲車跡。古今所同。乃亦以空方之處言之。謂爲中空而通。則考之經典。驗之傳注。無一合者矣。此段氏千慮之一失。學者勿爲苟同可也。

伊予來暨

谷風篇。不念昔者。伊予來暨。毛傳曰。暨息也。箋曰。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稚我始來之時。安息我引之。謹案。如傳箋說。則伊予來三字。與暨字義不相屬。今案。伊。惟也。來。猶是也。皆語詞也。暨。讀爲愾。愾怒也。此承上有洸有潰言之。毛傳。洸洸。武也。言君子不念昔日之情。而惟我是怒也。文四年左傳。諸侯敵王所愾。杜注曰。愾。恨怒也。小雅彤弓箋。諸侯敵王所愾。釋文。愾。苦愛反。很也。說文。作鎮。火既反。云。怒戰也。火既

反。正與墜字同音。凡字之從氣從既者，往往通用。說文·氣·饋客芻米也·或作饜·或作饜·既
聘禮記曰·如其饜餼之數·鄭注·古文饜為既·中庸·論語曰不使勝食既·今本論語既作氣·鄭注·既讀為餼·曹風下泉篇·饜我窮歎·楚辭九歎注·引作饜·伊予來墜與反予來赫同意·赫亦怒也·凡詩中來字·如此篇之伊予來墜及四牡之將母來諗·采芑之荆蠻來威·桑柔之反予來赫·江漢之淮夷來求·淮夷來鋪·王國來極·皆是語詞·解者皆訓為往來之來·遂致詰籀為病·說見釋詞。

汎汎其景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釋文：景如字，或音影。正義曰：觀之汎汎然，見其影之去往而不礙。引之謹案：景讀如愷。魯頌泂水篇：愷彼淮夷。毛傳曰：愷，遠行貌。下章言汎汎其逝，正與此同意也。士昏禮：姆加景。今文景作愷。是愷景古字通。

作于楚宮 作于楚室

鄘風定之方中。篇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引之謹案：于當讀曰爲。謂作爲此宮室也。古聲于與爲通。聘禮記：賄在聘于賄。鄭注：于讀曰爲。是也。張載注魏都賦：李善注謝朓和伏武昌詩：王融曲水詩序。引詩竝作作爲。楚宮作爲楚室。是張李所見本于字皆作爲。正義亦曰：作爲楚邱之宮。作爲楚邱之室。

匪直也人 匪風發兮匪車偁兮 如匪行邁謀 匪伊垂之 匪伊卷之

小雅小閔篇。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箋曰。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襄八年左傳。子驪引詩云云。杜預注曰。匪。彼也。行邁。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衆無適從也。顧氏寧人杜解補正曰。案詩上文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則杜解爲長。古人或以匪彼通用。二十七年引詩彼交匪敖。作匪交匪敖。惠氏定宇毛詩古義曰。案此必三家詩有作彼者。故杜據彼爲說。兩無正云。如彼行邁。其意略同。又漢書引桑扈詩亦作匪。荀子勸學篇引采菽詩匪交匪舒。今詩上匪字作彼。或古匪彼通用。如顧說也。家大人曰。案廣雅曰。匪。彼也。其訓蓋本於三家。小閔三章曰。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四章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語意正相同。則匪卽彼也。是以廣雅及杜注皆訓匪爲彼。詩中匪字。多有作彼字用者。鄜風定之方中篇。匪直也人。毛傳曰。匪直。爲匪徒。訓人爲庸君。皆失之。乘心寒淵。言彼正直之人。乘心寒淵也。檜風匪風篇。匪風發兮。匪車偁兮。言彼風之動發。發然彼車之驅。偁。偁然也。毛傳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偁。偁。非有道之車。漢書王吉傳。吉引詩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者。皆失之。小雅都人士篇。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言彼帶之垂。則有餘。彼髮之卷。則有旗。猶上文言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也。箋曰。言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蠶於禮自當有餘也。說者皆訓匪爲非。而其義遂不可通也。

衆穉且狂

載馳篇衆穉且狂。毛傳曰：是乃衆幼穉且狂。引之謹案：隱四年穀梁傳曰：衛人者衆辭也。上文許人已是衆辭，不須更言衆矣。衆當讀爲終。終猶旣也。詳見前終風且暴條下。終溫且惠，旣溫且惠也。終風且暴，旣風且暴也。終宴且貧，旣宴且貧也。終和且平，旣和且平也。終善且有，旣善且有也。終穉且狂，旣穉且狂也。此詩之例也。古字多借衆爲終。史記五帝紀：怙終賊刑。徐廣曰：終一作衆。周頌振鷺篇：以永終譽。後漢書崔駰傳：終作衆。韓策：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史記刺客傳：終作衆。今本衆下有終字。後皆是也。穉者，驕也。管子重令篇：工以雕文刻鏤相穉。尹知章注曰：穉，驕也。梁頌穉。陳尼切。莊子列御寇篇：以其十乘驕穉。莊子是其證。此承上文而言女子善懷，亦各有道，是我之欲歸未必非也。而許人偏見，輒以相尤，則旣驕且妄矣。蓋自以爲是驕也，以是爲非妄也。傳不知衆之爲終，又以穉爲幼穉。許之大夫，豈必人人皆幼邪。

士貳其行 其儀不忒

衛風氓篇：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箋曰：我心於女故無差貳，而復關之行有二意。正義曰：言我心於汝男子也，不爲差貳，而士何謂二三其行於己也。引之謹案：貳與二通。旣言士貳其行，又言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文義重沓，非其原本也。貳當爲貳之譌。貳音他得切，卽貳之借字也。洪莊衍貳。史記宋微子世家：作衍卽易之四時。貳，管子正篇。如四時之不忒。不忒也。爾雅：爽，差也。爽，貳也。鄭注：豫卦象傳曰：貳，差也。是爽與貳同訓爲差。女也不爽，士貳其行，言女也不差，士則差其行耳。爾雅說此詩曰：晏晏旦旦，悔爽貳也。郭注曰：傷見絕棄，恨士失也。然則悔爽貳

者。正謂恨士之爽。忒其行。據爾雅所釋。詩之作忒。明矣。箋解女字爲汝。忒字爲二。皆失之。其釋不爽曰。無差忒。則無差忒之譌也。差忒。即差忒也。呂氏春秋季夏紀。無或差忒。以差忒之解。解士忒其行。則得之矣。又曹風鵙鳩篇。其儀不忒。毛傳曰。忒。疑。箋曰。執義不疑。正義釋忒疑曰。釋言文。言當爲詰。執義如一。無疑忒之心。引之謹案。古無訓忒爲疑者。爾雅釋言亦無忒疑也。之文。惟釋詁曰。忒。疑也。蓋毛鄭本忒作忒。故訓以爲疑。周語。平無訓忒爲疑者。爾雅釋言亦無忒疑也。之文。惟釋詁曰。忒。疑也。蓋毛鄭本忒作忒。故訓以爲疑。民無忒。平武誤作忒。韋注遂以疑。武釋之。正與此同。武者。忒之譌。武即忒之借字。緇衣引此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釋文。不忒。他得反。本或作忒。是緇衣之不忒。亦有作不武者。武亦忒之譌也。說文。差。忒也。武亦忒之譌。孝經及經解大學荀子宮國篇呂氏春秋先己篇引此詩並作忒。高誘曰。忒。差也。蓋忒本字也。武借字也。武譌字也。與棘國爲。脂部去聲。脂之二部。古不相通。學者當據他書之引作忒。以訂毛鄭本之忒爲武。則古字之假借以明。後人不察而徑改爲忒。意則是而文則非矣。玉篇曰。忒。疑也。則所見毛詩已改武爲忒。故於忒下誤收疑也。之訓。此詩釋文但曰。不忒。他得反。而不列作忒之古字。並不列作忒之譌字。亦以闕略失之。惟孔穎達正義曰。無疑忒之心。則所見本尚作忒。而武爲忒之譌。武爲忒之借。皆可推測而知也。經傳武字多譌作忒。互見禮記宿離不貸周語成事不忒下。

能不我知 能不我甲

芟蘭篇一章。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毛傳曰。不自謂無知以驕慢人也。箋曰。此幼稚之君。雖佩觿。與其才能

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惠公自謂有才能而驕慢，所以見刺。二章雖則佩鞶，能不我甲。傳曰：甲，狎也。箋曰：此君雖佩鞶，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引之謹案。詩凡言寧不我顧，既不我嘉，子不我思，皆謂不顧我不嘉我不思我也。此不我知不我甲，亦當謂不知我不狎我，非謂不如我所知不如我所狎也。能乃語詞之轉，亦非才能之能也。能當讀爲而，言童子雖則佩鞶而實不與我相知，雖則佩鞶而實不與我相狎。風狡童篇。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蓋刺其驕而無禮，疏遠大臣也。雖則之文，正與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與此同意。而字相應，雖則佩鞶而不我知，雖則佩鞶而不我甲，猶民勞曰：戎雖小子而式宏大也。陳風宛丘篇。洵兮亦於句，古字多借能爲而。易履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夔能水，能作而。管子修辭篇。爲首用而字。古字多借能爲而。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亦之矣。稍策。建信君入言於王。厚任茲以事能重責之。能並與而同。管子修辭篇。不欲強能不服。智而不牧。墨子天志篇。少而示之黑謂黑。多示之黑謂白。少能管之甘謂甘。多管之甘謂苦。韓詩外傳。貴而下賤。則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崔駰大理箴。或有忠能被害。或有孝而見殘。能亦而也。

嘆其濕矣

王風中谷有蓷一章。中谷有蓷。嘆其乾矣。毛傳曰：蓷，離也。嘆於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二章嘆其脩矣。傳曰：脩，且乾也。三章嘆其濕矣。傳曰：離遇水則濕。箋曰：離之傷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引之謹案。嘆或作嘆。說文曰：嘆，乾也。引說卦傳燥萬物者莫嘆乎火。又曰：燠，乾兒。則嘆爲狀乾之辭，非狀濕之辭。可云嘆其乾，不可云嘆其濕也。而云嘆其濕矣者，此濕與水濕之濕異義。濕亦且乾也。廣雅有暵字。云：暵也。衆

經音義引通俗文曰。欲燥曰暵。玉篇。暵。邱立切。欲乾也。古字假借。但以濕爲之耳。草乾謂之暵。亦謂之濕。猶肉乾謂之脃。

亦謂之暵。釋名曰。補。搏也。乾燥相搏著也。又曰。脃。脃。二章之脃。三章之濕。與一章之乾同意。故脃縮也。乾燥而縮也。玉篇。暵。邱及切。胸脯也。

其狀之也。皆曰暵。暵者。乾之貌也。歲旱則草枯。離之乾。乃傷於旱。非傷於水也。詩言中谷。不必皆有水之地。葛覃之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固非蔓延於水中也。毛云。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乃不得其解。而爲之辭。說文。暵。水濡而乾也。引詩曰。暵其乾矣。談與傳同。

段氏說文菸字注。謂暵卽蕪字之假借。蕪菸也。蓋曲徇毛傳之說。徧考書傳。無以暵爲蕪者。且經云暵其乾。不云暵其菸也。段說非是。

亦莫我聞 則不我聞

家大人曰。葛藟篇。謂他人昆。亦莫我聞。聞。猶問也。謂相恤問也。古字聞與問通。詳見旅卦終莫之聞也下。上文曰。亦莫我顧。亦莫我有。有。謂相親有也。此曰。亦莫我聞。顧也。有也。聞也。皆親愛之意也。旅象傳曰。喪牛之凶。終莫之聞也。謂莫之恤問也。解者多失之。大雅雲漢篇。羣公先正。則不我聞。聞。亦謂恤問也。上文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下文曰。昊天上帝。則不我虞。虞。亦助也。詳見則不我虞下。意皆相近。解者亦失之。

咸林

鄭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引之謹案。咸當作或。或者。械之借字也。古音或如械。故械通作或。或與咸字形相似。因誤作咸耳。史記鄭世家索隱引世本云。桓公居械林。

兩服上襄

鄭風大叔于田篇兩服上襄。兩驂鴈行。箋曰：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家大人曰：鄭以上襄爲衆馬之最良，則上襄二字，意不相屬。予謂上者前也。上襄，猶言前駕。謂竝駕於車前，卽下章之兩服齊首也。鴈行，謂在旁而差後，如鴈行然。卽下章之兩驂如手也。上襄與鴈行，意正相對。若以上襄爲馬之最良，則與鴈行迥不相涉矣。古者上與前同義。易言上古謂前古也。孟子言上世謂前世也。禮記言扱上枉，謂前枉也。同襄呂氏春秋安死篇曰：自此以上者，亡國不可勝數。高注：上，猶前也。微子曰：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上下，卽前後也。

邦之司直

羔裘篇：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毛傳曰：司，主也。正義曰：一邦之人，主以爲直。家大人曰：直，謂正人之過也。襄七年左傳曰：正曲爲直。杜注曰：正人曲，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直己而不直人，謂正己之過，不正人之過也。孟子滕文公篇：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謂正墨者夷之之過也。詁注云：直，言攻之，失之。爾雅：丁，嚶嚶，相切直也。謂切正朋友之過也。小雅伐木箋引此而釋之：以道德相切正也。韓子人主篇：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謂正夫差之過也。主正人過，則謂之司直。淮南主術篇：湯有司直之人。高注曰：直，不曲也。久之。呂氏春秋自知篇：作湯有司過之士。漢書百官公卿表：丞相司直，掌佐丞相舉不法，是也。襄二十七年傳：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六

十以示子罕。子罕曰：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君子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樂喜之謂乎？是邦之司直，主人過之明證，正義失之。

遵大路兮次章

遵大路次章。遵大路兮，摯執子之手兮。無我驪兮，不寔好也。家大人曰：此章路字當作道，與下文手驪好爲韻。道猶路也。變文協韻耳。若洪範言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也。若蒙上章遵大路之文，則與下三句韻不相協。凡詩之例，次章第二句第四句變首章之韻，而第一句不變韻，則第三句亦不變韻。若免置次章之肅肅免置，仍與赴武夫爲韻。小星次章之嘒彼小星，仍與肅肅宵征爲韻。是也。若次章全變首章之韻，則第一句先變韻而下三句從之。若終風次章之終風且霾，與來來思爲韻。相鼠次章之相鼠有齒，與止止俟爲韻。其變韻皆自第一句始也。此章下三句既變韻，則第一句亦當變韻，否則自亂其例矣。

宜言飲酒

女曰雞鳴，篇。宜言飲酒。箋曰：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正義曰：宜乎者，謂閒暇無事，宜與賓客燕，與上宜者別也。家大人曰：此承上宜之而言，宜亦當訓爲看。猶弋言加之，承上弋鳧與鴈而言也。不當上下異訓。毛於上宜之訓，宜爲看，則此句宜字亦爲看可知。爾雅：宜，看也。李巡注曰：宜，飲酒之看。正義引是宜言飲酒。

之宜訓爲肴矣。蓋毛詩說本如是。當從李巡。

知子之來之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引之謹案。來讀爲勞來之來。爾雅曰。勞來勤也。言知子之恩勤之。我則雜佩以贈之也。小雅大東篇。東人之子。職勞不來。毛傳曰。來勤也。正義曰。以不被勞來爲不見勤。故采薇序云。杜以勤歸卽是勞來也。是古者謂相思勤爲來。此言來之。下言順之好之。義相因也。箋讀來爲往來之來。疏矣。

子之還兮

齊風還篇。子之還兮。毛傳曰。還。便捷之貌。韓詩作嬾。云。好貌。家大人曰。韓詩說是也。二章子之茂兮。毛傳曰。茂。美也。三章子之昌兮。毛傳曰。昌。盛也。箋曰。俊好貌。昌茂皆好。則嬾亦好也。作還者。假借字耳。說文嬾。好也。義本韓詩。同。廣雅。好貌。謂之嬾。猶美玉謂之璿矣。

漢書地理志曰。臨留名營邱。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顏師古曰。毛詩作還。齊詩作營。之往也。言往適營邱。錢

氏答問曰。營爲地名。則茂與昌亦地名。釋邱云。涂出其後。昌邱卽此詩之昌與。家大人曰。齊詩說以營爲

營邱。非也。凡詩中旄邱頓邱宛邱之類。皆連邱字言之。無單稱上一字者。營。本作嬾。嬾。昌茂皆好也。作還

作營者。借字耳。錢曰。古人讀營如環。韓非子云。昔顏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者謂之公。說文引作自營爲。背人爲公。是營卽環也。釋邱亦出其左。營邱。郭景純謂編

水過其南及東。是替耶木取回環。若以子之營爲子適營邱。則下文子之茂兮子之昌兮。皆不可通矣。之義。營還同物。非別音也。錢以茂與昌爲地名。又以昌爲爾雅之昌邱。皆非也。地名昌邱。不得但謂之昌。且鄭風又言子之丰兮子之昌兮矣。豈得亦以丰昌爲地名乎。

揖我謂我儂兮

揖我謂我儂兮。毛傳曰。儂。利也。韓詩作媮。云。好貌。家大人曰。韓詩說是也。二章言好。三章言戚。戚與好同義。則媮亦同也。廣雅。媮。好也。義本韓詩。陳風澤陂篇。有美一人。碩大且卷。毛傳曰。卷。好貌。釋文。卷。本又作媮。是其證也。作儂者。聲近而借耳。說文。鬢。髮好也。詩曰。其人美且鬢。鬢與媮義亦相近。

其魚魴鰈

敝笱篇。敝笱在梁。其魚魴鰈。毛傳曰。大魚。箋曰。鰈。魚子也。魴也。魚之易制者。正義曰。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鰈魚焉。其大盈車。是鰈爲大魚也。傳以鰈爲大魚。則以大爲喻。箋以鰈若大魚。則強笱亦不能制。不當以弊敗爲喻。且魴非極大之魚。與鰈不類。故易傳以爲小魚。易制。引之謹案。孔叢子僞書。不足爲據。傳鰈大魚。當作魴鰈大魚。下章傳曰。魴。鱖大魚。此亦當云。魴。鰈大魚。寫者脫去魴字耳。或曰。傳平。或。魴也。鰈也。魚之形體差大者。故曰大魚。非必盈車之魚。而後謂之大也。下文其魚魴鰈。傳曰。魴。鰈。說非。或曰。當作鰈。鰈風九罭篇。九罭之魚。鱒魴。傳曰。鱒魴。大魚也。皆謂形體差大之魚。曷嘗有其大盈車大魚。或曰。當作鰈。鰈風九罭篇。九罭之魚。鱒魴。傳曰。鱒魴。大魚也。皆謂形體差大之魚。曷嘗有其大盈車

者乎。鰈之形狀傳注無明文。以聲近之字求之。蓋卽鮠也。爾雅。鱧。鮠。郭注曰。今鱧魚似鱧而大。陳臧器本草拾遺曰。鮠魚似鱧。生江湖間。今揚州人謂之鱧子魚。聲如混。或如衰。鮠與雲爲韻。當讀古魂反。鮠。郭璞音胡本反。見爾雅釋文。二字聲相近。今音見匣二母。古多也。鮠。魚也。已誤分。魚也。字又作鮠。潘岳西征賦。弛青鮠於網鉅。解頰鯉於黏徽。蓋鮠有青白二色。青者謂之青鮠。鮠與鯉古正同音。是晉世方言猶謂鮠爲鰈也。鮠爲魚名。故與魴鱣並列。若以爲鮠。鮠之鮠。則鮠爲魚卵。見內則鄭注。尙未成魚。不得云其魚魴鮠矣。且魚卵無入笱中之理。何爲因敵笱而詠之乎。鄭說失之。

抑若揚兮

猗嗟籥。抑若揚兮。毛傳曰。抑。美色。正義曰。揚是頰之別名。抑爲揚之貌。故知抑爲美色。引之謹案。抑與懿古字通。小雅十月之交篇。抑此皇父。箋云。抑之言懿。釋文。抑。徐音噫。大雅瞻卬篇。懿也。楚語作懿。以自敬。韋注。抑。爾雅。懿。美也。故傳以抑爲美色。重言之則曰抑抑。大雅假樂篇。威儀抑抑。傳曰。抑。抑。美也。

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毛傳曰。選。齊貫。古亂反。中也。箋曰。選者。謂於倫等最上。貫。古患反。習也。正義曰。選之爲齊。其訓未聞。當謂其善舞。齊於樂節也。箋以美其善舞。當謂舞能勝人。故易傳以爲倫等中之上選也。家大人曰。毛說是也。史記

平準書曰。吏道益雜不選。謂雜出不齊也。仲尼弟子傳任不齊。字選。是選與齊同義。字亦作撰。賈子等齊篇曰。撰然齊等。是也。樂記曰。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謂舞者之齊於樂節也。鄉射禮。不貫不釋。鄭彼注曰。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筭也。是貫與中同義。卽上章所云終日射侯不出正也。善舞者齊。善射者中。故曰舞則選兮。射則貫兮。若以選爲上選。貫爲貫習。則舞亦可稱貫習。射亦可稱上選。轉覺其泛而不切矣。

行役夙夜無寐

魏風陟陟篇。行役夙夜無已。行役夙夜無寐。引之謹案。寐。讀爲沫。無沫。猶無已也。楚辭離騷曰。芬至今猶未沫。招魂曰。身服義而未沫。王逸注竝云。沫。已也。作寐者。假借字耳。

爰得我直

碩鼠篇首章曰。爰得我所。二章曰。爰得我直。毛傳曰。直得其直道。引之謹案。詩言直。不言直道。此詩是國人刺其君之重斂。使民不得其所。非謂不得其直道也。直當讀爲職。職亦所也。哀十六年左傳。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史記五子胥傳。作固其職也。是職與所同義。管子明法解篇曰。孤寡老弱不失其職。漢書景紀曰。令亡罪者失職。武紀曰。有冤失職。使者以聞。宣紀曰。其加賜鰥寡孤獨高年帛。毋令失職。失職。皆謂失所也。故得所亦謂之得職。管子版法解曰。聖人法天地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漢書趙廣

漢傳廣漢爲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顏注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職直古字通故脯五臟之職又作植形射禮記•鴛鴦用籩•羊舌職之職又作殖左傳宣十五年•羊舌職•赤殖之殖又作哉馮賈賦注•今文職或作穢•羊舌職之職又作殖說苑善說篇作羊舌殖•赤殖之殖又作哉馮賈賦注•士亦植填•釋文脂膏直敗之臚又作穢考工記弓人注•穢膏直敗之臚•穢•植鄭作談•穢

子有庭內 洒埽庭內

唐風山有樞篇子有庭內弗洒弗埽引之謹案一章之衣裳車馬二章之庭內鐘鼓皆二字平列字各爲義廷與庭通庭謂中庭內謂堂與室也序曰有朝廷不能洒埽朝謂路寢廷謂路寢之庭也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注曰正內路寢夏小正傳曰燕操泥而就業入人內此皆兼堂室而言之者也亦有專謂室爲內者明堂位正義引尙書大傳曰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其內以一爲高韓子內儲說篇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至士在內中史記封禪書曰有芝生殿房內中淮南衡山傳曰閉太子使與妃同內褚少孫續外戚世家曰女亡匿內中牀下列女傳節義傳曰兄子與其己子在內中漢書武帝紀曰甘泉宮內中產芝顏師古注•內中•量錯傳曰家有一堂二內論衡別通篇曰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桺置所羸縑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吉驗篇曰光武帝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一內中此皆專指室而言之也庭內謂庭與堂室非謂庭之內也內則曰灑埽室堂及庭弟子職曰凡拚之道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是洒埽之事尤重堂室豈

有言庭而不及堂室者乎。大雅抑篇。洒埽庭內。義與此同。正義曰。洒埽室庭之內。非也。毛鄭皆未解廷內二字。故具論之。

纓衣朱襮 從子于鵠

家大人曰。易林否之師曰。揚水潛鑿。使石絜白。衣纓表朱。遊戲皋沃。其文皆出唐風揚之水篇。衣纓表朱。卽纓衣朱襮。襮之爲言表也。呂氏春秋忠廉篇。臣請爲襮。高誘注曰。襮。表也。廣雅。新序節士篇。作臣請爲表。班固幽通賦。單治裏而外凋。張旛襮而內逼。曹大家注。與高誘同。易林訓襮爲表。與毛詩異。殆本於三家。與其遊戲皋沃。卽從子于沃。從子于鵠也。鵠與皋古同聲。若定四年春秋之皋鼬。公羊作浩油。爾雅皋。皋瑁瑁。樊光木皋。皋作浩浩矣。浩鵠俱以告爲聲。鵠之作皋。蓋亦本三家也。

子兮子兮

綱繆篇。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毛傳曰。子兮者。嗟茲也。正義曰。茲。此也。嗟歎此身不得見良人。引之謹案。訓茲爲此。非傳意也。嗟茲。卽嗟嗟。說文。嗟。嗟也。廣韻。嗟。憂聲也。秦策曰。嗟嗟乎。司空馬。管子小稱篇曰。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說苑貴德篇曰。嗟茲乎。我窮必矣。楊雄青州牧箴曰。嗟茲天王。附命下土。皆歎辭也。或作嗟子。楚策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儀禮經傳通解續引尙書大傳曰。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是嗟子與嗟嗟同。經言子兮。猶曰嗟子。

乎嗟嗟乎也。故傳以子兮爲嗟嗟。箋謂子兮子兮斥娶者，殆失其義。其注尙書大傳又曰：子，成王也。案嗟子乎，乃諸侯之辭。諸侯之於天子，豈得稱之爲子哉？斯不然矣。

王事靡盬

鴇羽曰：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小雅四牡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杜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啓處。采薇又

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杜曰：王事靡盬，繼嗣我日。又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北山

鴇羽傳曰：盬，不攻致也。箋曰：我迫王事，無不攻致，故盡力焉。旣則罷倦，不能播種五穀。四牡傳曰：盬，不堅

固也。采薇北山箋同。案毛鄭皆證盬爲良盬之盬，故曰不攻致不堅固也。良盬之盬，或作楛。又

固也。作苦。荀子謀兵篇：楛用兵，非楛楛。楊倞注曰：楛，不堅固也。呂氏春秋誦徒篇：從師

苦而欲學之功也。高誘注曰：苦，不精致也。苦楛盬並同義。孔穎達不得其解，乃曰：盬與

盬字異義同。引昭元年左傳於文皿盬盬。穀之飛亦爲盬。以證盬爲不攻牢不堅固之意。失其

指矣。杜箋曰：王事無不堅固，故我行役續嗣其日。言常勞苦無休息也。北山箋曰：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

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己而憂也。引之謹案，如毛鄭所解，則是王事無不堅固，是以勞苦不息，

勞苦不息，是以不得養父母。王事靡盬之下，須先述其勞苦不息，而後繼之以不能蓺稷黍云云。殆失之

迂矣。今案盬者，息也。王事靡盬者，王事靡有止息也。王事靡息，故不能蓺稷黍也。王事靡息，故不遑啓處，不遑將父母也。王事靡息，故我心傷悲也。王事靡息，故繼嗣我日也。爾雅曰：棲遲，憩休，苦息也。苦讀與靡盬之盬同。周官鹽人，共其苦鹽。杜子春讀苦爲盬，謂出鹽直用不凍治，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讀苦爲

鹽謂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羈細。呂氏春秋誣徒篇從師苦而欲學之功也。高注曰苦讀如鹽會之鹽。不精至也。是鹽與苦通。良鹽之鹽通作苦。猶鹽鹽之鹽通作苦也。解經者於詩之靡鹽則訓爲不功致。不堅固而不知其卽爾雅苦息也之苦。於爾雅之苦息也則誤讀爲勞苦之苦。而不知其卽詩之靡鹽。郭璞注爾雅苦息也。曰若勞者宜止息。乃不得其解而爲之辭。蓋古字之假借。在漢人已有不能盡通其義者矣。

人之爲言

采芴篇人之爲言。苟亦無信。箋曰爲言謂爲人爲善言以稱薦之。釋文曰爲言于僞反。或如字。本或作僞字。非正義曰人之詐僞之言。君誠亦勿得信之。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白帖詐僞煩引此亦作僞言。引之謹案正義說是也。序曰刺獻公好聽讒則人之爲言卽民之譌言也。說文曰譌譌言也。從言爲聲。詩曰民之譌言。今小雅沔水正月竝作民之訛言。沔水箋曰訛僞也。言小人好詐僞爲交易之言。正月箋曰訛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晉語曰僞言誤衆是其義也。堯典平秩南訛。史記五帝紀作南譌。小司馬本作南爲。漢書王莽傳作南僞。月令作爲淫巧。鄭注曰今月令作爲詐僞。定十二年左傳子僞不此箋謂爲人爲善言殆失之迂矣。知釋文僞作爲則爲僞譌三字古竝通用。

奉時辰牡

秦風駟騶篇奉時辰牲。毛傳曰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箋曰奉是時牡者謂虞人也。引之謹案冬獻狼以下與周官獸人文略同。彼謂獸人獻獸以供膳。四時各有所宜。此謂虞人驅禽以待射。

必無冬但驅狼夏但驅麋之理。然則辰牡非謂時牡也。辰當讀爲慎。周官大司馬大獸公之小禽私之。鄭注曰鄭司農云大獸公之輸之於公小禽私之以自畀也。詩云言私其豮獻肩于公一歲爲豮二歲爲豮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元謂慎讀爲麋爾雅曰麋牡曰麋以上周官注案慎爲獸五歲之名非牝麋之名也。慎卽此詩辰牡之辰凡字之從其聲辰聲者往往通用故後鄭讀慎爲麋大祝大祝振祭杜子春讀振爲慎亦其例也五歲爲慎獸之最大者。故下文曰辰牡孔碩也。豮豮特肩慎皆見詩一歲爲豮以下蓋三家詩說也。

有紀有堂

終南篇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毛傳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引之謹案終南何有設問山所有之物耳。山基與畢道仍是山非山之所有也。今以全詩之例考之如山有榛山有樞山有苞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山有蕨薇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凡云山有某物者皆指山中之草木而言。又如邱中有麻邱中有麥邱中有李山有扶蘇隰有荷華山有喬松隰有游龍園有桃園有棘山有樞隰有榆山有栲隰有柎山有漆隰有栗阪有漆隰有栗阪有桑隰有楊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毛傳曰駮如馬齒食虎豹有對舉者皆草木之類此六駮必草木之名非獸名也釋木云駮赤李謂李之子赤者也其卽詩之六駮乎山有苞櫟隰有樹隧菜門有棘菜門有梅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南山有桑北山有楊南山有杞北山有李南山有栲北山有柎南山有枸北山有枳。凡首章言草木者二章三章四章五章亦皆言草木。此不易之例也。今首章言木而二章乃言山則既

與首章不合。又與全詩之例不符矣。今案紀讀爲杞。堂讀爲棠。條梅杞棠皆木名也。

案爾雅曰。杜亦赤棠。正釋有杞有棠也。白者紀堂。假借字耳。左氏春秋桓二年。杞侯來朝。公羊作杞侯。廣韻棠字注引風俗

通曰。堂。楚邑大夫五倫爲之。其後氏焉。卽昭二十年棠君尙也。案字注曰。吳王闔閭弟夫

也。廣雅作堂。精。史記齊世家索隱引管子棠。今管子小稱精作堂。是杞紀棠堂。古字並

通也。凡毛詩之字。頗多假借。故韓詩遂運遂運。毛詩遂運作委蛇。韓詩于嗟。豈兮。毛詩豈作

洵。韓詩綠蕩。猶。毛詩蕩。考白帖終南山類引詩正作有杞有棠。唐時齊魯詩皆亡。唯韓詩尙存。則

所引蓋韓詩也。御宗元終南山祠堂碑曰。其物產之厚。器用之出。則瑤琳琪珎。夏書載焉。紀

亦本韓詩也。且首章言有條有梅。二章言有紀有堂。首章言錦衣狐裘。二章言敝衣繡裳。條梅紀堂之皆爲木

後者矣。

後者矣。

後者矣。

後者矣。

後者矣。

後者矣。

後者矣。

後者矣。

後者矣。

後者矣。

衡門之下 墓門有棘

引之謹案。陳風衡門篇。衡門之下。毛傳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墓門篇。墓門有棘。傳曰。墓門。墓道之門。此皆緣詞生訓。恐非其本旨也。門之爲象。縱而不橫。若謂橫木而爲門於其下。則又不得謂之橫門矣。前有東門之粉。後有東門之池。東門之楊。竊疑衡門墓門。亦是城門之名。墓門有棘。墓門有梅。猶言東門之粉。東門之楊耳。襄三十年左傳。晨自墓門之潛入。杜注曰。墓門。鄭城門。此墓門蓋亦陳之城門。若魯有

鹿門。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亦有鹿門。昭十年。齊有揚門。襄十八年。宋亦有揚門也。昭二十年。楚辭天問。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王注曰。言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佚。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鴆萃止。故曰繁鳥萃棘也。據王注曰。過陳之墓門。則墓門爲陳之城門可知。猶言秦師過周北門耳。王注本於列女傳。蓋三家詩中有此說也。

歌以訊止

毛鄭詩考正曰。陳墓門二章。歌以訊止。今本止。譌作之。戴氏聲韻考曰。廣韻六至。諱字下。引詩歌以訊止。韻在句中者。韻下用字不得或異。三百篇。惟不可休息。思爲作息。與此處止。譌作之。失詩句用韻之通例。得此正之。尤稽古所宜詳。數引之案。唐石經止字已譌作之。釋文有訊之二字。之字蓋亦後人所改。今考列女傳載此詩之文。訊乃諱字轉寫之譌。毛詩云。告也。韓詩云。諫也。皆正作歌以訊止。與廣韻所引合。是古本作止之證。訊乃諱字轉寫之譌。毛詩云。告也。韓詩云。諫也。皆當爲諱。諱音碎。故與萃韻。訊音信。問也。於詩義及音韻咸扞格矣。屈原賦離騷篇。眷朝諱而多替。王逸注引詩。諱予不願。又爾雅。諱告也。釋文云。沈音粹。郭音碎。則郭本諱不作訊明矣。今轉寫亦譌。張衡傳。思元賦。注引爾雅。仍作諱。釋文於此詩云。本又作諱。音信。徐息。悴反。蓋於諱訊二字未能決定也。引之謹案。訊非譌字也。訊古亦讀若諱。小雅雨無正篇。莫肯用訊。與退遂。瘁爲韻。張衡思元賦。慎竈顯於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與內對爲韻。左思魏都賦。翻翻黃鳥。銜書來訊。與價。碎溢。出秩器室。莅日位爲韻。則訊字古讀若諱。故墓門之詩。亦以萃訊爲韻。於古音未嘗不協也。學記。多其訊。鄭注曰。訊。或爲嘗。訊。諱。訊字古讀若諱。聲與嘗相近。故通。嘗。訊。諱。

同聲。故二字互通。兩無正箋。訊告也。釋文曰：訊音信。徐息悻反。與墓門釋文同。大雅皇矣篇：執訊連連。釋文曰：字又作諱。王制：以訊馘告。釋文曰：本又作諱。學記：多其訊。鄭注曰：訊猶問也。釋文曰：字又作諱。爾雅：諱告也。釋文曰：本又作訊。吳語：乃訊申胥。韋昭注曰：訊告讓也。說文引作諱申胥。又訊讓日至。注曰：訊告也。莊子：山木簞。虞人逐而諱之。郭象注曰：諱問之也。釋文曰：本又作訊。徐無鬼篇：察士無凌諱之事。釋文引廣雅曰：諱問也。文選西征賦：注引廣雅：諱作訊。史記賈生傳：弔屈原賦。訊曰：索隱曰：訊劉伯莊音。素對反。周成解詁音粹：漢書賈誼傳：訊作諱。李奇曰：告也。又賈誼傳：立而諱語。張晏曰：諱責讓也。賈子時變篇：諱作訊。楚辭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曰：訊問也。一本作諱。漢書敘傳：幽通賦：既諱爾以吉象兮。文選：諱作訊。李善注引爾雅曰：訊告也。後漢書張衡傳：思元賦：占水火而妄諱。文選：諱作訊。舊注曰：訊告也。傳毅傳：迪志詩曰：先人有訓。我訊我誥。凡此者，或義爲諱告而通用訊，或義爲訊問而通用諱。爾雅：訊，訊曰：相問訊。玉篇：廣韻並曰：諱，言也。爾雅作訊。玉篇：廣韻作諱。則爾雅別本有作諱者。諱訊同聲故也。廣韻：謔，雖達反。讓也。諫也。告也。問也。集韻：謔，或作訊。通作諱。若：諱訊同聲。故同訓爲問也。說文：楚人謂卜問吉凶曰訊。讀惟其同聲，是以假借。又可盡謂之諱字乎。考正之說殆疏矣。釋文引韓詩曰：訊，諫也。則韓毛二家並作訊。爾雅：諱，告也。何以見郭璞音碎之必非訊字乎。古人引書不皆如其本字。荀所引之書作彼字，所注之書作此字。而聲義同者，則當從所注之書。顧懸云：朝諱。故王逸引詩亦作諱。張衡傳云：妄諱。故李賢引爾雅亦作諱。非詩與爾雅之本文作諱不作。訊也。續列女傳載墓門之詩：正作歌以訊止。

猗儺其枝

檜風隰有萋楚篇。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傳曰。萋楚。銚弋也。猗儺。柔順也。箋曰。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引之謹案。萋楚之枝。柔弱蔓生。故傳箋竝以猗儺爲柔順。但下文又云。猗儺其華。猗儺其實。華與實不得言柔順。而亦云猗儺。則猗儺乃美盛之貌矣。小雅隰桑篇。隰桑有阿。其葉有難。傳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阿難與猗儺同字。又作旖旎。楚辭九辯曰。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王逸注曰。旖旎盛貌。詩云旖旎其華。王引詩作旖旎。而訓爲盛貌。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也。七諫曰。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九歎曰。結桂樹之旖旎兮。王注竝曰。旖旎盛貌。

一之日 二之日

爾風七月篇。一之日薨發。二之日栗烈。王介甫詩說曰。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與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同意。四月正陽也。秀萋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見困學紀聞卷一引之謹案。此襲侯果之謬說也。

侯果說易七日來復。以爲七月。而引此詩一之日二之日。以爲呼月爲日之證。不知一之日二之日。猶言

一月之日。二月之日。孔氏正義說之甚明。特以上文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而省月字耳。一之日于貉。二之日于麋。三之日于雉。四之日于魚。五之日于鼯。六之日于鼯。七之日于鼯。八之日于鼯。九之日于鼯。十之日于鼯。十一之日于鼯。十二之日于鼯。

四月秀萋。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陨箨。而省月字。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五之日。六之日。七之日。八之日。九之日。十之日。十一之日。十二之日。皆加之字。以

別之。明是月中之日。非謂月爲日也。復之七日。與震既濟之七日。皆謂從朝至莫之日。亦非謂七月爲七日也。詩見本條下介甫可謂不善讀易。又不善讀詩者矣。若云四月秀萼。因陰始於是月而稱月。則十月亦當爲陽所自始。經之十月隕蓍。何以不稱日而稱月乎。蠶月條桑。三月事也。是月五陽決一陰。非陰氣先至之月矣。經又何以稱月乎。反復求之。無一可者也。蓋介甫臆造陽生言日陰生言月之說。而礙於四月秀萼之文。故彌縫其說如此。而不知其終不可通也。乃惠氏周易述尙取之以解七日來復。毋乃惑於曲說耶。

七月鳴鵙

七月鳴鵙。箋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鹵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正義曰。王肅云。蟬及鷓鴣。皆以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肅之此說。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否耳。引之謹案。是詩紀月之例。或次第相因。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四月秀萼。五月鳴鵙之類是也。或相距一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八月其穫。十月隕蓍之類是也。其有相距不止一月者。則於第三句始得轉韻爲之。如七月流火與八月萑葦。韻也。而下句蠶月條桑。則與取彼斧戕爲韻。四月秀萼與五月鳴鵙。韻也。而下句八月其穫。則與十月隕蓍爲韻。蓋八月之去蠶月。五月之去八月。中間甚遠。則必轉韻以別之。此七月一篇之例也。若作五月鳴鵙。則與八月載績相距兩月。文甫二句而義已參差。韻復無別。於例爲不倫矣。肅說非是。

宵爾索綯

宵爾索綯。毛傳曰：綯，絞也。爾雅釋言文·釋箋曰：夜作絞索，引之謹案。索者，糾繩之名。綯，卽繩也。索綯，猶言糾繩。于

茅索綯文正相對。趙岐注：孟子曰：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是也。廣雅釋詁曰：紉，紆，紉，索也。此謂紉繩。楚辭離騷

紉秋蘭以爲佩。王逸注曰：紉，索也。又曰：矯菌桂以紉薰兮。索，胡繩之灑灑。淮南汜論篇：綯麻索，縷高誘注

曰：索，切也。切，與紉同。謂切撚之使緊也。是索爲糾繩之名也。廣雅釋器曰：綯，繩索也。此謂繩索。字或作摺。小爾

雅曰：摺，索也。方言曰：車紉，自關而東，周洛韓鄭汝潁之間，或謂之曲綯。郭璞注：綯，亦繩名。引詩曰：宵爾

索綯，是綯爲繩也。爾雅訓綯爲絞者，絞亦繩也。急就篇曰：纍，緇繩索。絞，紡縷。哀二年左傳：絞緼以戮。杜注

曰：絞，所以縊人物。墨子尙賢篇曰：傳說被褐帶索。辭過篇曰：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荻。荻與絞同。

是絞亦繩也。方言·編·繞·絞也。關之東西或謂之編，或謂之繞。絞，通語也。郭注曰：夜作絞，亦繩也。曰：謂屢中絞也。義與繩謂之絞同。說文·筴·竹索也。義與絞相近。箋曰：夜作

絞，索則是以索爲繩索之索。爾雅訓綯爲絞，而郭注曰：糾絞繩索，則是以絞爲糾絞之絞，皆失之矣。

亦孔之將

破斧斨，亦孔之將。毛傳曰：將，大也。家大人曰：大與美義相近。廣雅曰：將，美也。首章言將，二章言嘉，三章言

休，將嘉休，皆美也。將，臧聲相近。亦孔之將，猶言亦孔之臧耳。

經義述聞第六

毛詩中五十五條

每懷靡及 周爰咨諏 周爰咨謀 周爰咨度 周爰咨詢

引之謹案。小雅皇皇者華篇。左傳謂有五善。國語謂有六德。而其說小異。襄四年傳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咨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所謂五善者。咨也。詢也。度也。諏也。魯語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曰。懷和爲每懷。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敢不再拜。所謂六德者。每懷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周也。左傳之五善。則無每懷與周。而有咨。國語之六德。則有每懷與周。而無咨。此其不同者也。毛傳誤以五善六德合而爲一。故其說曰。每雖懷和也。忠信爲周。此二句用國語。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此二句用左傳。咨事之難易爲謀。咨禮義所宜爲度。此二句合用左傳國語。親戚之謀爲詢。兼此五者。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夫五善無周。有周則六善矣。六德無咨。有咨則七德矣。傳列周咨諏謀度詢。凡六事。而曰兼此五者。加以懷爲中和之德。凡七事。而曰成於六德。欲彌縫五善六德之參差。而參差愈甚。失之矣。然其說猶以每懷爲懷和。備六德之數也。至箋則曰。春

秋外傳曰。懷和爲每懷。和當爲私。又曰。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諏也。謀也。度也。詢也。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於是以懷和爲懷私。擯諸六德之外。與國語之文不合。而又以中和爲忠信。則是以懷和之訓。強附於忠信爲周。古無謂忠信爲中和者。故孫臧曰。國語及毛傳皆無忠信自是周之訓。何得以釋中和。此意。且曰。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德。則是以忠信爲周。與每懷及合爲一德。既乖國語之文。又失毛傳之意矣。韋昭注國語。亦承鄭箋之誤。其注懷和爲每懷曰。鄭後司農云。和當爲私。注咨才爲諏曰。才當爲事。引左傳咨事爲謀。注咨事爲謀曰。事當爲難。引左傳咨難爲謀。注重之以六德曰。六德謂陳也。謀也。度也。詢也。咨也。周也。改和爲私。而六德遂亡。其一益之以咨。則又六德之所無也。改才爲事。改事爲難。皆強取左傳之文。以說國語。而不知五善六德。其說各異。不可比而同之也。

維其借矣 飲酒孔嘉

家大人曰。廣雅曰。皆嘉也。皆與借古字通。湯誓。予及女皆亡。孟子梁惠王篇。作借。秦風。無衣篇。與子偕行。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作皆。小雅。魚

麗曰。維其嘉矣。又曰。維其借矣。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又曰。飲酒孔借。借亦嘉也。語之轉耳。荀子大略篇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借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荀子以時宜敬交驩欣爲借。是借與嘉同義。

是以有譽處兮 式燕且譽 韓娭燕譽

蓼蕭篇。是以有譽處兮。集傳引蘇氏曰。譽。豫通。凡詩之譽皆樂也。引之謹案。蘇氏之說是也。昭二年左傳樹焉。宣子譽之。服虔注曰。譽。游也。引夏諺曰。一游。譽。爲諸侯度。今孟子梁惠王篇譽作豫。趙岐注曰。豫。亦遊也。引春秋傳曰。季氏有嘉樹。宣子豫焉。是豫與古字通。爾雅曰。豫樂也。豫安也。則譽處。安處也。蓼蕭之譽處。承燕笑語兮。而言之。裳裳者華之譽處。承我心寫兮。而言之。呂氏春秋孝行篇注曰。譽樂也。南有嘉魚曰。嘉賓式燕以樂。車轅曰。式燕且喜。又曰。式燕且譽。六月曰。吉甫燕喜。韓奕曰。韓姑燕譽。射義引詩則燕則譽而釋之曰。則安則譽。皆安樂之意也。箋悉訓爲名譽之譽。疏矣。

我心則休

家大人曰。善善者我篤。我心則喜。我心則休。休亦喜也。語之轉耳。箋曰。休者。休休然。休休猶欣欣。亦語之轉也。周語爲晉休戚。韋昭注曰。休喜也。廣雅。呂刑曰。雖畏勿休。雖休勿休。言雖喜勿喜也。說見前。雖休勿休。楚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言喜懼其動也。釋文正義竝訓休爲美。失之。

選徒囂囂

車攻篇。之子于苗。選徒囂囂。毛傳曰。囂囂聲也。唯數車徒者爲有聲也。正義曰。下云有聞無聲。則在軍不得讜譁。而云囂囂。故知唯數者爲有聲。引之謹案。選具也。字本作僎。說文云。僎具也。又云。巽具也。巽與僎古同聲。周官內饗。選百羞。齊物珍物以俟饋。謂先具百羞等物以俟饋也。字亦作撰。大司馬。羣吏撰車徒。

謂具車徒也。玆說見周官。此言選徒亦謂具卒徒。夙九年左傳。華臣具正徒。使史記司馬相如傳。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謂具騎兵萬人也。高誘注淮南脩務篇曰。囂衆也。十月之交篇。讒口囂囂。箋曰。囂囂衆多貌。此言囂囂亦是衆多之貌。言所具之卒徒囂囂然衆多。非謂數車徒者之聲囂囂然也。

會同有釋

亦苦金鳥會同有釋。毛傳曰。釋陳也。家大人曰。訓釋爲陳。雖本爾雅。然會同有陳。於文義似有未安。釋蓋盛貌也。此承上赤苦金鳥而言。言諸侯來會。其服章之盛。釋釋然也。商頌那篇。庸鼓有數。毛彼傳曰。數數然盛也。廣雅曰。驛驛盛也。文選甘泉賦注引韓詩章句曰。釋釋盛兒。釋數驛竝通。凡言有者。皆形容之詞。故知釋爲盛貌。

謂我宣驕

鴻鴈篇。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毛傳曰。宣示也。引之謹案。宣驕與劬勞相對爲文。劬亦勞也。宣亦驕也。昭二十九年左傳。廣而不宣。宣與廣義相因。宣者。侈大之意。直而不聳。曲而不風。而不厭。衰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貪。慮而不底。行而不流。義皆上下相因。杜注以不宣爲不自顯。失之。易林需之萃曰。大口宣舌。大有之蠱曰。大口宣唇。又小畜之噬嗑。方喙廣口。井之恆。作方喙宣口。是宣爲侈大之意。宣驕猶言驕奢。非謂宣示其驕也。箋曰。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於義爲長。

夜未央 夜未艾 夜鄉晨

家大人曰：庭燎首章，夜未央。毛傳曰：央，旦也。箋曰：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顏師古匡謬正俗曰：按秦詩兼葭篇云：宛在水中央。禮月令云：中央土。竝是中義。許氏說文解字云：央，中央也。一曰久。是則夜未央者，言其未中也。未久也。今關中俗呼二更三更爲夜央夜半。此蓋古之遺言。案唐時俗語，不可以證經。今人亦無呼夜半爲夜央者。毛公訓央爲旦，亦未知出於何典。而鄭君直釋云：未渠央，不解未渠何義。按俗語云：未渠央，亦言未遽央。遽與渠同。言未遽中耳。古詩云：調弦未遽央。卽是其事。康成不能指明其義。案未渠央乃漢人常語，不須訓釋。而更曲引未渠，復加以猶言，適令學者不曉其意。案顏說非也。夜未央者，夜未已也。楚辭離騷：時亦猶其未央。王注云：央，盡也。廣雅同。九歌：爛昭昭兮未央。注云：央，已也。廣雅同。庭燎釋文引說文：央，盡亦已也。管子輕重丁篇云：賈人蓄物而賣，爲讎買，爲取市。未央畢，央畢，皆盡也。呂氏春秋知化篇云：其後患未央。是古人謂未已爲未央也。夜盡則旦，故毛云：央，旦也。鄭云：夜未渠央，亦是此意。今以未央爲未中，則與下文不合。朝禮辨色始入，夜未中而朝，我未之前聞也。古詩：調弦未遽央。央亦已也。豈謂遽中之謂乎。正義以旦爲夜屈之限是也。呂氏春秋安死篇注：屈，盡也。而又從王肅以未旦爲夜半，則非。釋文旦作且。音七也。反。又子徐反。尤非。據王肅以未旦爲夜半，則毛傳之本作旦甚明。段氏若膺毛詩傳小箋云：且，薦也。凡物薦之，則有二層未且，猶言未漸進也。此曲說不可通。

二章夜未艾傳曰艾久也箋曰艾末曰艾以言夜先雞鳴時案毛以夜未艾爲夜未久則反在未央之前誤矣鄭云艾末曰艾近之而又以爲先雞鳴時則非也朝禮辨色始入不得在雞鳴之先予謂艾亦已也已央艾一聲之轉夜未艾猶言夜未央耳襄九年左傳大勞未艾杜注云艾息也哀二年傳憂未艾也宣十二年傳憂未歇也歇息艾皆已也正義云未艾先於雞鳴未央又在其前亦非錢氏曉徵答問據爾雅訓艾爲歷謂五夜未更歷則夜上須加五字矣尤非

三章夜鄉晨箋曰晨明也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明之時也案晨謂昧爽時也鄉猶方也字亦作嚮隨象傳君子以嚮晦入宴息謂方晦入宴息也夜鄉晨亦謂夜方晨也凡將明未明謂之晨故明亦謂之晨義相因也此言庭燎有輝則晨是未明之時矣晨說文作晨云早昧爽也周官司寤氏禦晨行者鄭彼注曰晨先明也晨在明先故星尙可見周語云農祥晨正是也宣二年左傳云晨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成十六年傳云楚晨壓晉軍而陳且而戰是晨爲未明之時也天未明則夜未已然則夜鄉晨猶言夜未央夜未艾耳至辨色始入旂旂可見則在晨之後矣鄭訓晨爲明亦失之夫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長言之則一倡三歎而不病其複此三章皆言早朝之事文雖異而義則同若必以未央未艾鄉晨分先後則庭燎之光庭燎晰晰庭燎有輝豈亦有先後乎凡三章同義者詩中往往有之緇衣云敝予又改爲兮敝予又改爲兮爾雅云作遺爲也韋說云韋說蒼蒼韋說蒼蒼

兼葭采采。傳云：萋萋猶蒼蒼也。采采猶萋萋也。若斯之類，不可枚舉。知類通達，是所望於後之君子焉。

其下維擇

傳曰：擇，落也。尚有樹壇而下有擇。尚與上同。箋曰：壇下有擇，比猶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引之謹案。二章其下維穀。傳曰：穀，惡木也。則此擇字亦當爲木名，非落葉之謂也。擇，疑當讀爲擇。廣雅：博棗，得以切。擇也。十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擇棘。鄭注曰：王棘與擇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夏官：繕人釋文：擇，劉音澤。又音亦。一音徒洛反。徒洛反之音與擇相近，故借擇爲擇。蓋檀可以爲輪爲輻，擇亦可以爲決。穀亦可以爲布爲紙。見詩。皆適於用者也。首章曰：其下維擇。二章曰：其下維穀。言在下者非無可用之才，在王之用之而已。下文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傳以爲舉賢用滯，其義正相承也。

君子攸芋

斯于篤，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毛傳曰：芋，大也。箋曰：芋當作輿，輿，覆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引之謹案，訓大訓覆，皆有未安。芋，當讀爲宇。宇，居也。大雅：緜篇。非來音宇。桑柔篇：念我土宇。也。承上文言約之極之，於是室成而君子居之矣。鄭注大司徒：敷宮室曰：謂約極攻堅。風雨攸除，各有攸字。疏曰：宇居也。彼處云云，皆約舉詩辭攸字，卽攸芋也。鄭君注禮時用韓詩，蓋韓詩芋作宇。

衆維魚矣，旒維旟矣

盧氏鍾山札記引丁希曾曰。衆乃蠛字之省。說文蠛與蚤同。蠛實蝗類。說文。蠛。蝗也。蝗。蚤也。不但同類而已。凡池湖陂澤中。魚鱗子皆近岸旁淺水處。若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爲風日所燥。魚子鱗鱗而出。卽變爲蝗蟲以害苗。自大河以北。土人皆知之。今蠛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引之謹案。此說似是而非。魚子化蝗。固爲凶年之徵。不化蝗而仍爲魚。則不過魚子生育之常。未足爲豐年之兆。魚子逢潦歲。亦不爲蝗而爲魚。則安知其不爲水災乎。且蠛者。蝗也。魚子已化爲蝗。而後謂之蠛。未化。則仍然魚子耳。不得便以蠛名。而丁云。魚子爲風日所燥。卽變爲蝗蟲以害苗。今蠛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是以蠛爲魚子也。其誤不已甚乎。況經言維魚。不言爲魚。本無變化之義。何須問其爲何物所化乎。曰。下文旄維旗矣。非變化之象乎。曰。謂旄化爲旗者。集傳所存。或說也。其說曰。旄。郊野所建。統人少。旗。州里所建。統人多。旄所統。不若旗所統之衆。故夢旄乃是旗。則爲人衆。案大司馬。郊野載旄。百官載旗。郊則四郊。去國百里。野則公邑。在邦甸之地。去國二百里。二百里內之人民。無少於百官之理。司常。州里建旗。縣鄙建旄。以大司徒五家爲比。計之。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以遂人五家爲鄰。計之。五鄰爲里。四里爲鄗。五鄗爲鄙。五鄙爲縣。縣亦二千五百家。州與縣戶口相等。豈得謂旄所統不若旗所統之衆乎。況居四郊之民。卽州里之不在國中者。故比長云。徙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則四郊亦有州里也。郊野與州里。又何異之有乎。然則旄化爲旗之說。本不可通。又安得有衆化爲魚之說乎。衆維

魚矣。旒維旗矣者。上維字訓。乃下維字則訓與。旒維旗者。旒與旗也。大雅靈臺篇。虞業維樅。賁鼓維鏞。言虞業與樅。毛傳。樅。虞業與樅。牙也。樅。賁鼓與鏞也。字亦作惟。禹貢。齒革羽旒惟木。言齒革羽旒與木也。酒誥。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言百僚庶尹與亞與服宗工也。多方。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言告爾四國多方與爾殷侯尹民也。魯語。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言百官之政事師尹與旅牧相也。詳見釋此皆維訓爲與之證。故鄭箋曰。又夢見旒與旗也。上句單舉一物。故毛傳曰。陰陽和則魚衆多矣。下句並舉二物。故傳曰。旒旗所以聚衆也。後人不知旒維旗矣之維與與同義。乃猥以爲旒化爲旗。因之衆維魚矣。亦欲以變化解之。於是異說橫生。而木義湮沒矣。

不敢戲談

箋曰。又畏女之威。不敢相戲而言語。引之謹案。談亦戲也。玉篇廣韻並云。談。戲調也。廣雅。嘲。調也。宋經音義卷十二。古文嘲。今作嘲。又作嘲。孟子告子篇。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談笑者。調笑也。調談一聲之轉耳。戲而嘲之。謂之調。亦謂之談。故以戲談連文。戲談猶戲謔也。嘲謔所以爲樂。禍將及己。憂心如焚。則不敢爲樂矣。故曰。憂心如焚。不敢戲談。

有實其猗 有實其積

傳曰。實滿猗。長也。箋曰。猗。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吠谷。使之齊均也。引之謹案。

調猗爲長。無所指實。畎谷旁倚。何得卽謂之倚乎。今案詩之常例。凡言有實其實。有爲其羽。有略其相。有掾其角。末一字皆實指其物。有實其猗。文義亦然也。猗疑當讀爲阿。古音猗與阿同。故二字通用。莨楚篇。猗難其枝。卽隰桑之隰桑有阿。其葉有難也。漢外黃令高彪碑。稽功猗衡。卽商頌之阿衡也。山之曲隅謂之阿。楚辭九歌。若有人兮山之阿。王注曰。阿。曲隅也。是也。實廣大貌。魯頌閟宮篇。實實枚枚。傳曰。實實。廣大也。是也。有實其阿者。言南山之阿。實然廣大也。阿爲山隅。乃偏高不平之地。而其廣大實實然。亦如爲政不平之師尹。勢位赫赫然也。故詩人取譬焉。大雅卷阿曰。有卷者阿。文義正與此相似。又案周頌載芟篇。載獲濟濟。有實其積。亦謂露積之庾。其形實實然廣大也。楚茨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良耜曰。積之粟。栗其崇如墉。則有實其積之謂矣。鄭彼箋以有實爲實成。亦失之。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爾雅。仇仇。放放傲也。郭注曰。皆傲慢賢者。正月篇。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毛傳曰。仇仇。猶警警也。箋曰。王之始徵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警警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家大人曰。緇衣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鄭注曰。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我用我。是不親信我也。仇仇。或作抗抗。廣雅曰。抗抗。緩也。集韻曰。抗抗。緩持也。案緇衣注曰。持

我仇仇然不堅固。卽是緩持之意。義與廣雅同。與爾雅毛傳詩箋皆異。蓋本於三家也。今案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言求我之急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用我之緩也。亦不我力。亦當如細衣注所解。詩箋謂不問我在位之功力非也。三復詩詞則緩於用賢之說爲切。而做賢之說爲疏矣。

寧訓爲乃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傳說寧或滅之曰。滅之者水也。箋曰。燎之方盛之時。炎熾燥怒。寧有能滅息之者。言無有也。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也。家大人曰。寧猶乃也。言以燎火之盛而乃有滅之者。以赫赫之宗周而乃爲褒姒所滅。四句以上興下。一氣相承。詞意甚爲迫切。若上言燎火難滅。下言褒姒滅周。則上下相承之間。多一轉折。而詞意迂回矣。箋云。以無有喻有之者爲甚。非也。水之滅火。非無有之事。火勢方盛。而水滅之。則爲甚矣。不必先言其無有。而後見有之者之爲甚也。傳云。滅之者水。此正釋經文或滅之之意。不如箋所云也。寧乃一聲之轉。故詩中多謂乃爲寧。戴先生毛鄭詩考正曰。四月首章。胡寧忍予。箋云。寧猶曾也。案寧猶乃也。語之轉。下寧莫我有同。雲漢首章。寧莫我聽。寧亦乃也。篇內寧丁我躬。寧俾我遜。胡寧忍予。胡寧瘖我。以旱竝同。以上戴先說。謹案。鄒風日月篇。寧不我顧。小雅小弁篇。寧莫之知。四月篇。胡寧忍予。箋竝云。寧猶曾也。又小雅正月篇。寧莫之懲。四月篇。寧莫我有。大雅雲漢篇。寧莫我聽。寧丁我躬。寧俾我遜。諸寧字。箋皆以曾字代之。曾亦乃也。論語先進篇。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

求之間是也。又雲漢篇。胡寧忍子。胡寧癩我。以旱。箋竝以何曾二字代之。何曾何乃也。孟子公孫丑篇。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趙注曰。何曾猶何乃。是也。大雅桑柔篇。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言民疾王之政。貪樂禍亂。乃爲苦毒之行也。郭箋訓寧爲安。失之。內則。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言姑縱使勤勞。而乃數數休息之也。正義曰。寧可數數休息。失之。昭二十二年左傳。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爲君憂。無寧以爲宗羞。言無乃以爲宗羞也。此無寧。與他處言無寧者不同。杜注。無寧。寧也。失之。賈子禮篇。不用命者。寧丁我網。史記殷本紀。作乃入吾網。此皆古人謂乃爲寧之證。

終踰絕險

箋曰。終用是踰度陷絕之險。引之謹案。陷絕之險。車不能度。雖不乘爾輔。亦無益也。詩之絕險。豈是之謂乎。絕之言最也。極也。後漢書吳良傳注。絕。猶極也。爾雅。鼎絕大謂之鼎。郭注曰。最大者。絕澤謂之鈇。注曰。最有光澤也。又絕高爲之。京言最高也。麋絕有力。狄鹿絕有力。麀麀絕有力。豨。豨絕有力。迅。兔絕有力。欣。豕絕有力。獬。熊虎醜。絕有力。麋。牛絕有力。欣。蝦。郤氏正義曰。雞絕有力。奮。皆言最有力也。此絕險。亦謂最險之處也。

曾是不意

箋曰。女曾不以是爲意乎。正義曰。商人留輔頰僕之故。終用踰度陷絕之險。汝商人何得曾不以是輔僕爲意乎。喻王用賢禮相之故。終用是得濟免禍害之難。汝何得曾不以是賢相爲意乎。引之謹案。如此解。

則經當云曾是不以爲意。文義乃明。何得但云不意乎。今案意與愷通。愷度也。言乘輔則爾。裁必輸。不乘則絕險可濟。商事如是。治國可知。所當度其利害而求賢以自輔者也。女何乃不度於是乎。古者謂度爲意。論語先進篇。愷則屢中。何注曰。愷度是非。漢書貨殖傳。愷作意。子罕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無意無度也。少儀。毋測未至。鄭注曰。測。意度也。無意。即毋測未至也。何注以爲不任意。失之。禮運。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意之度之也。鄭注曰。意。心所無慮也。無慮者。度其大略之謂。正義。不知意。謂爲度。而云以意測度。謀慮。失之。管子小問篇。君子善謀而小人善意。臣意之也。善意善度也。尹注。不知意。謂爲度。而商子脩權篇。釋權衡而斷輕重。廢尺寸而意長短。謂廢尺寸而度長短也。莊子。胠篋篇。妄意室中之藏。謂妄度室中之藏也。荀子。賦篇。君子設辭。請測意之。謂請測度之也。楊注。不知意。謂爲度。而魏策。臣願以鄙心意。公謂以鄙心度公也。韓子。外儲說人。且意女。謂人且度女也。解老篇。前識者無緣而忘意度也。意亦度也。古人自有複語耳。

苟矣富人 苟矣能言

家大人曰。正月篇。苟矣富人。哀此惻獨。苟與哀相對爲文。哀者憂悲。苟者歡樂也。言樂矣。彼有屋之富人。悲哉。此無祿之惻獨也。兩無正篇。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哀與苟亦相對爲文。言悲哉不能言之人。其身困瘁。樂矣能言之人。身處於安也。苟嘉俱以加爲聲。而其義相近。禮運。以嘉魂魄。鄭注曰。嘉樂也。王肅注家語問禮篇曰。嘉善樂也。大雅假樂篇。假樂君子。中庸引作嘉。

樂是嘉與樂同義。智之爲言猶嘉耳。故昭八年左傳引詩智矣能言。杜注曰智嘉也。毛傳訓智爲可。可亦快意愜心之稱。廣雅曰。愜。愜。愜。愜。故箋曰富人已可。惇獨將困。宋岳珂本。七經孟子考文所引古本及始作惇。淺學。正義曰可矣富人猶有財皆以供之。失傳箋之意矣。
人改之也。

萃者崔嵬

十月之交篇百川沸騰山冢萃崩。箋曰萃者崔嵬。漸漸之石篇。維其萃矣。箋曰萃者崔嵬。山頂崔嵬者崩。釋文萃舊子恤反。徐子綏反。鄭云崔嵬也。宜依爾雅音徂恤反。本又作卒。正義作卒。曰釋山云萃者屨屨。郭璞曰謂山峯頭巖巖者。此經作卒。今本卒誤作萃。辨見校勘記。萃。箋作崔嵬者。雖字與爾雅小異。義實同也。徐邈以卒子恤反。今本卒誤作萃。辨見校勘記。則當訓爲盡於時雖大變異不應天下山頂盡皆崩也。故鄭依爾雅爲說。漢書劉向傳引此亦作卒。顏注曰卒盡也。山頂隆高而盡崩壞。荀子君子篇引詩作山冢萃崩。萃字後人所改。引之謹案卒當讀爲猝。倉溪及。猝。猝急也。暴也。言山冢猝然崩壞也。卒崩與沸騰相對。若訓卒爲崔嵬而以山冢卒連讀。則與上句文義不倫矣。

既伏其辜

爾無正篤舍彼有罪既伏其辜。正義曰王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者而不戮。引之謹案如正義則是。以舍彼有罪既伏其辜八字爲一句矣。此篇前二章章十句。若作一句讀則少一句。與章句不合。且上下皆四

字爲句。不應其間。又八字爲句也。合案伏者。藏也。見廣雅。隱也。見音語。凡毀有罪者。當聲其罪而誅之。今王之舍彼有罪也。則既隱藏其罪而不之發矣。蓋惟其欲舍有罪之人。是以匿其罪狀耳。解者誤以伏其辜爲服罪。則與舍字兩相抵牾。於是改句讀以牽就之。疏矣。

淪胥以鋪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毛傳曰。淪。率也。箋曰。胥。相鋪。偏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偏得罪也。漢書敘傳。嗚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義。後漢書蔡邕傳。下獲勳胥之辜。李賢注曰。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勳胥以捕。勳。帥也。胥。相也。捕。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詩。九經古義曰。薰。關也。春秋傳曰。以韓起爲關。薰與關通。易艮之九三曰。厲薰心。荀爽本薰作勳。虞翻本作關。湖廣漢官解詁曰。光祿勳。勳。猶關也。易曰。爲關寺。是薰與關通之證。胥。胥靡也。漢書楚元王交傳云。申公白生諫不聽。胥靡之。應劭引此詩云。淪胥以鋪。胥靡。刑名也。呂氏春秋曰。傅說。殷之胥靡也。高誘曰。胥靡。刑罪之名。詩言王赦有罪之辜。而反坐無罪者。以薰胥之刑也。三家詩得之。毛公誤也。家大人曰。詩言淪胥以敗。淪胥以亡。則此篇淪胥以鋪。鋪字當訓爲病。不當訓爲徧。韓詩作捕。本字也。毛詩作鋪。借字也。王肅訓鋪爲病。義本韓詩也。周南卷耳篇。我僕捕矣。釋文。捕。本又作鋪。大雅江漢篇。淮夷來鋪。毛彼傳曰。鋪。病也。是捕鋪古字通。又案淪薰聲相

近。薰率聲之轉。故爾雅毛詩訓淪爲率。韓詩訓薰爲帥。帥與率同。薰亦淪也。淪胥以鋪。謂相率而入於刑。入於刑則病苦。故韓詩曰。薰胥以捕。漢書曰。薰胥以刑。其義一也。高誘以胥靡爲刑名。非以胥爲刑名。應劭以淪胥之胥爲胥靡。於義未安。晉灼注。楚元王交傳曰。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則不可。若惠氏讀薰爲關而以爲刑名。則尤爲不可。周官關人注曰。關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此謂使刑人守門。非謂關爲刑名也。且讀薰爲關而以關胥爲刑名。則漢書薰胥以刑之語不可通。假如墨劓刑宮皆是刑名。而曰墨劓以刑。刑宮以刑。其可乎。薰胥卽淪胥。若以淪胥爲刑名。則後文之淪胥以敗。淪胥以亡。皆不可通矣。毛詩作淪。韓詩作薰。而同訓爲率。惠以三家爲是。毛爲非。竊所未喻也。師古以薰胥爲相薰蒸。則又望文生義而失其本指矣。

云不可使 亦云可使

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家人曰。使者從也。亦語詞。此言王之出令不正。我言不可從。則得罪於天子。言可從。則是助君爲惡。必怨及朋友矣。故箋曰。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此是用爾雅使從也之訓。孔氏不達。乃曰。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辭。謂稱己意爲可使。不稱己意爲不可使也。失鄭義矣。古謂從爲使。說見爾雅俾拚使從也下。

人之齊聖

小宛篇人之齊聖。毛傳曰齊正也。箋曰中正通知之人。引之謹案。齊聖聰明睿智之稱。與下文彼昏不知相對。齊者知慮之敏也。史記五帝紀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徐廣解徇齊引墨子曰年踰五十則聰明心慮不徇通矣。索隱引大戴禮作叡齊。一本作慧齊。史記舊本作濟齊。皆明智之稱也。索隱又曰爾雅齊速俱訓爲疾。引尙書大傳曰多聞而齊給。鄭注曰齊疾也。荀子脩身篇曰齊明而不謁。聖人也。楊注曰齊謂無偏無頗也。失之。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以先人。然則速通謂之齊。大通謂之聖。文二年左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十八年傳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竝與此同。毛以齊爲正。杜以齊爲肅。又以爲中。皆未當也。漢泰山都尉孔宙碑曰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則得之矣。

不離于裏

小弁篇不屬於毛。不離于裏。引之謹案。裏讀爲理。謂腠理也。毛在外。理在內。相對爲文。管子內業篇曰理承而毛泄。淮南秦族篇曰四枝節族。毛蒸理泄是也。荀子解蔽篇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楊倞注裏當爲理。是理裏古字通。屬著也。士冠禮鄭注曰屬猶著也。離附也。否九四時難離。九家注曰離附也。此詩正義訓離爲歷失之。此承上臠臠匪父靡依匪母爲義。言我之親附於父母。若著於其毛。然若附於其理。然而今何不然乎。言少恩也。毛傳例不破字。而曰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卽是以裏爲理也。毛在皮外。理在皮內。故曰裏在內。又言在內矣。但不當以毛裏分屬父母耳。箋曰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胎乎。則是訓裏爲

表裏之裏與毛字義不相當矣。

昊天罔極

蓼莪篇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箋曰之猶是也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我心無極集傳曰言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也家大人曰箋訓之爲是是也而說昊天句則非其旨集傳謂恩大如天不知所報亦未合詩意蓋既不能終養則雖欲報恩而不可得不必言恩大難酬矣且詩言昊天罔極不言如天罔極也今案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我方欲報是德而昊天罔極降此鞠凶使我不得終養也不言父母既沒不得終養者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已見於上文也昊天罔極猶言昊天不備昊天不惠朱子所謂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漢司隸校尉魯峻碑悲蓼莪即我字之不報痛吳天之靡嘉得詩人之意矣曹植貴躬詩亦曰昊天罔極生命不圖

有捋棘匕

大東篇有饔飩殮有捋棘匕毛傳曰殮熟食謂黍稷也匕所以載鼎實正義曰鼎實肉也家大人曰次句承簋殮言之當謂黍稷之匕耳說文匕所以比取飯少牢饋食禮糜人概飯甌匕與敦于糜饗鄭注曰匕所以

匕黍稷

佻佻公子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毛傳曰。佻佻。獨行貌。釋文。佻佻。韓詩作媯媯。往來貌。家大人曰。佻佻。當從韓詩作媯媯。媯媯。直好貌也。非獨行貌。亦非往來貌。詩言糾糾葛屨。可以履霜。媯媯公子。行彼周行。糾糾是葛屨之貌。非履霜之貌。則媯媯亦是公子之貌。非獨行往來之貌。猶之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摻摻是女手之貌。非縫裳之貌也。說文。媯。直好兒。玉篇。音徒。了徒。聊二切。廣雅曰。媯媯。好也。媯媯。猶言苕苕。張衡西京賦曰。狀亭亭以苕苕。是也。故楚辭九歎注。引詩作苕苕公子。行彼周行。大東釋文曰。佻佻。本或作窈窕。方言曰。美狀爲窈窕。亦好貌也。此句但言其直好。下三句乃傷其困乏。言此媯媯然直好之公子。馳驅周道。往來不息。是使我心傷病耳。廣雅訓媯媯爲好。當在齊魯詩說。若毛詩因行彼周行而訓爲獨行。韓詩因既往既來而訓爲往來。皆緣詞生訓。非詩人本意也。

日且出

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毛傳曰。日且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正義曰。言且出者。且。猶明也。明出。謂嚮晨時也。家大人曰。且。當爲且字之誤也。且。出與既入相對爲文。日未出而明星先出。故謂之啓明。若日出。則明星不見矣。

維北有斗

維南有箕。維北有斗。正義以斗爲南斗。南斗在箕北。故云維北有斗。集傳以爲北斗。家大人曰。經言維北有斗。西柄之揭。南斗之柄。常向西而高於魁。故云西柄。又云揭。揭。高舉之名也。說文·揭·高舉也。若北斗之柄。固不常指西。卽指西。亦不得云揭也。且經先言南有箕。後言北有斗。明箕斗南北相連也。古詩曰。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輓。箕斗與牽牛不甚相遠也。

盡瘁以仕 或盡瘁事國

北山篇。或盡瘁事國。昭七年左傳。引此盡瘁作憔悴。正義曰。蓋師讀不同。臧氏玉林經義雜記曰。據漢書五行志所載左傳作盡頌。知左傳古文本與毛詩同。杜本作憔悴。聲近之誤。引之謹案。周官小司寇議勤之辟。鄭注曰。謂憔悴以事國。釋曰。案詩云。或憔悴事國。蓋毛詩之盡瘁。三家詩有作憔悴者。故鄭賈皆用之。爲說。然則杜本左傳作憔悴。非聲近之誤也。又案憔悴亦盡也。鄭注昏義曰。酌而無酬酢曰醮。正義曰。直盡爵而已。故稱醮也。爾雅。水醮曰辱。郭注曰。謂水醮盡。醮與憔悴義相近。故李頤注莊子盜跖篇讀醮爲顛悴之顛。悴亦盡也。荀子禮論篇。利爵之不醮也。史記禮書醮作啐。啐之言卒也。卒亦盡也。盡謂之醮。亦謂之卒。盡爵謂之醮。亦謂之啐。盡力謂之憔悴。義相因也。憔悴二字平列。盡瘁二字亦平列。非謂盡其瘁也。毛傳曰。盡力勞病以從國事。則亦平列字矣。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燕燕。重語也。盡瘁。雙聲也。憔悴亦雙聲也。四月篤盡瘁以仕。義亦與此同。箋曰。今王盡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失之矣。

率土之濱

北山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家大人曰。爾雅曰。率。自也。鄭注雜記曰。自。率也。互見後。率。西水。潁下。自土之濱者。舉外以包內。猶言四海之內。莫非王臣。非專指地之四邊言之。毛傳訓率爲循。於詩義未協。孟子萬章篇。正義曰。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之內。見其廣也。於義爲長。

我從事獨賢

家大人曰。北山篇。我從事獨賢。孟子萬章篇引此詩而釋之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賢亦勞也。賢勞。猶言勛勞。故毛傳曰。賢。勞也。鹽鐵論地廣篇亦曰。詩云。莫非王事。而我獨勞。刺不均也。鄭箋趙注竝以賢爲賢才。失其義矣。

其德不猶

鼓鐘篇。其德不猶。毛傳曰。猶。若也。箋曰。猶。當作瘡。瘡。病也。引之謹案爾雅猶。已也。其德不猶。言久而彌篤。無有已時也。南山有臺篇曰。德音不已。

我庾維億

楚茨篇。我倉既盈。我庾維億。毛傳曰。萬萬曰億。箋曰。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家大人曰。億。亦盈也。語之轉耳。億。字本作意。或作意。又作臆。說文曰。憲。滿也。方言曰。臆。滿也。郭璞注曰。愜。意氣滿也。

凡怒而氣滿謂之愨。漢書陳湯傳。主慮愨愨。顏師古注曰。愨愨憤怒之貌。是也。實而氣滿亦謂之愨。史記扁鵲傳。嗔嗔愨愨。悲不能自止。服愨。即愨愨。問喪曰。悲哀志愨。愨。是也。憂而心愨亦謂之愨。馮衍顯志賦曰。心愨愨而紛紜。是也。文選長門賦。心愨愨而不舒兮。李善注曰。愨愨。氣滿貌。惡愨。即愨愨之轉。故方言曰。愨。文選也。王逸注。愨。曰。愨。漢書賈誼傳。衆人惑惑好惡積意者滿也。言好惡積滿於中也。李奇曰。愨。所好所惡積之萬惡積之心也。董意愨愨與愨同。易林乾之師曰。倉盈庾愨。漢巴郡太守樊敏碑曰。持滿愨盈。是愨即盈也。襄二十五年左傳曰。今陳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愨。愨。即愨盈。言其欲不可滿也。盈與字通。說見後。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翼翼猶與與也。我倉既盈。我庾維愨。維愨猶既盈也。此愨字但取盈滿之義而非紀其數。與萬億及秬之愨不同。

屨者茅蒐染草也

鵠波洛矣。爲屨。給有爽。毛傳曰。屨者。今本。下。茅蒐染草也。今本草。一入曰屨。今本。入。給二字連。給。所以代。箋曰。屨者。今本。下。茅蒐染草也。茅蒐。聲也。給。今本。上。給。以。非是。祭服之。合章爲之。引之。講案。毛傳原文。本作。染草也。今本。下。有者。茅蒐三字。此涉鄭箋。

禮。禮。祭服之。合章爲之。引之。講案。毛傳原文。本作。染草也。今本。下。有者。茅蒐三字。此涉鄭箋。

說。說。祭服之。合章爲之。引之。講案。毛傳原文。本作。染草也。今本。下。有者。茅蒐三字。此涉鄭箋。

說。說。祭服之。合章爲之。引之。講案。毛傳原文。本作。染草也。今本。下。有者。茅蒐三字。此涉鄭箋。

說。說。祭服之。合章爲之。引之。講案。毛傳原文。本作。染草也。今本。下。有者。茅蒐三字。此涉鄭箋。

說。說。祭服之。合章爲之。引之。講案。毛傳原文。本作。染草也。今本。下。有者。茅蒐三字。此涉鄭箋。

本故不言鄭與毛異耳。晉語：韎韍之附注。韍注曰：三君云一染曰韎。鄭後司農說以爲韎。茅蒐染也。云鄭以爲茅蒐染則毛不以爲茅蒐染明矣。三君皆從毛義。故但言一染曰韎而不言茅蒐也。說文：韎，茅蒐染草也。一入曰韎。茅蒐二字亦後人依誤本毛傳加之也。賈景伯注成十六年左傳及晉語並云：一染曰韎。叔重之學出於景伯。故云：韎，染草也。一入曰韎。且賈許皆治毛詩。故以一入爲韎。至康成始以茅蒐爲韎。不得於說文注中增入茅蒐二字。且茅蒐爲韎與一入爲韎二者各爲一義。不可強同也。鄭駁五經異義齊魯之間言茅蒐聲如韎。蓋異義亦從毛詩以一人爲韎。故鄭駁之如此。若以茅蒐爲韎則義與鄭同。不當有駁。異義與說文同出一人之手。則說文亦不以茅蒐爲韎明矣。

彼交匪敖 彼交匪紆

桑扈篇：彼交匪敖。箋曰：彼，彼賢者也。賢者居處恭，執事敬，與人交必以禮。采菽篇：彼交匪紆。箋曰：彼與人交接，自偏束如此，則非有解怠紆緩之心，引之謹案。彼亦匪也。交亦敖也。襄八年左傳引詩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可訓爲彼。彼亦可訓爲匪。交之言，妓也。廣雅曰：妓，侮也。字通作倭。淮南覽冥篇：鳳皇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倭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高注：調爲倭。健。失。之。辭見韻書。言燕雀輕侮鳳皇也。然則彼交匪敖者，匪交匪敖也。匪交匪敖者，言樂胥之君子不侮慢，不驕傲也。彼交匪紆者，匪交匪紆也。匪交匪紆者，言來朝之君子不侮慢，不怠緩也。襄二十七年左傳：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桑扈云：兜賦其棘。旨酒思柔。匪交匪敖。萬福來求。猶絲衣云：兜賦其棘。旨酒思柔。不奕不敷。胡考之休。

荀子勸學篇君子不做不隱不替謹順其身引詩曰匪交匪紆天子所予是彼交作匪交之明證交或作傲成十四年傳引詩彼交匪傲彼·匪也·不也·交·姣也·侮也漢書五行志作匪傲匪傲又其一證矣乃韓詩外傳引詩彼交匪紆而釋之曰言必交吾志然後予則已誤解爲交接之交而應劭注漢書匪傲匪傲又以爲傲訐顏師古又以爲傲倖皆與匪敖之義不倫旨酒思柔之時但慮其侮慢而已何傲訐傲倖之有乎

萬福來求

引之謹案桑扈篇萬福來求求與速同速聚也言萬福來聚也凡詩言萬福攸同福祿既同百祿是適百祿是總竝與此同義說文速斂聚也虞書曰旁速孱功史記五帝紀作旁聚布功今本作方鳩倂功爾雅曰鳩聚也大雅民勞篇惠此中國以爲民速毛傳曰速合也箋曰合聚也是速與聚同義爾雅釋訓速速盛盛惟速藹也釋文速本亦作求是速求古字通宣十六年左傳武子歸而講求典禮周語作講聚三代之典禮管子七法篇聚天下之精材幼官篇作求天下之精材是求與聚亦同義箋曰萬福之祿就而求之卽是來聚之義而正義未加訓釋集傳曰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則與鄭異義矣

竝受其福

賓之初筵篇既醉而出竝受其福箋曰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正義曰若既醉而出則賓與主人竝

受其得禮之福。賓則身為知禮。主則用得其人。是竝受其福也。引之謹案。其字指醉出之賓。竝之言普也。徧也。謂衆賓與主人普受此賓之福也。古聲竝普相近。詳見井卦王明竝受其福條下。井九三。王明。竝受其福。謂天下普受其福也。立政。以竝受此不丕。謂武王普受此大業也。詳見本條下。

是謂伐德

醉而不出。是謂伐德。箋曰。醉至若此。是誅伐其德也。家大人曰。德不可以言誅。伐者。敗也。微子曰。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是也。說文。伐。敗也。同。藝文類聚。武部。引春秋說題辭曰。伐者。涉人國內。行威有所斬壞。伐之為言敗也。一切經音義。六引白虎通義曰。伐者何。敗也。欲敗去之。召南甘棠曰。勿剪勿伐。勿剪勿敗。伐亦敗也。聲相近。故義相通。

至于已斯亡

角弓。篇。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侮不讓。至于已斯亡。己音紀。唐石經作已。各本皆作已。毛詩注疏校勘記曰。己字是也。正義云。至於己身。以此而致滅亡。可證。坊記引此詩。鄭彼注云。以至亡己。是鄭義自作己也。已誤作已。經注正義中所在多有。唯唐石經不誤。毛傳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正義曰。受其官爵。不以相讓。由此為彼所怨。至於己身。以此而致滅亡。引之謹案。如傳疏之說。則當言受爵不讓。至於亡己。不當言至于已斯亡也。且至于已斯亡。亦非謂己身以此而亡也。鄭注坊記說與毛傳同。竊以亡。即忘字也。言但怨人之不讓己。而忘乎己之不讓人。正所謂民之無良也。韓詩外傳曰。有君不

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詩曰。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言

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以上韓詩外傳。不能自知。正所謂至於已斯忘也。忘與亡古字通。趙策。秦之欲伐

其惟寐亡之。韓子雜二。晉文公慕於奔女而亡歸。淮南要略。齊景公獵射亡歸。亡。鮑與忘同。大雅假樂篇不愆不忘。說苑建本篇作亡。荀子勸學篇。念愆忘身。大雅記作亡。呂氏春

秋權勸篇。是忘則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韓子十過篇作亡。史記主父傳。天下忘干戈之事。漢書作亡。

無自暈焉

菀柳篇。上帝甚蹈。無自暈焉。家大人曰。廣雅。暈。病也。言幽王暴虐。慎無往朝。以自取病也。下章曰。無自瘵焉。瘵亦病也。廣雅。調暈爲病。當本於三家。毛傳。調爲近。非其義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

苕之華。篇。苕之華。芸其黃矣。毛傳曰。苕。陵苕也。將落則黃。引之謹案。芸其黃矣。言其盛。非言其衰。故次章云。其葉青青也。裳裳者華之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傳曰。湑。盛貌。猶此詩云。苕之華。其葉青青也。又曰。裳裳者華。芸其黃矣。傳曰。芸。黃盛也。猶此詩云。苕之華。芸其黃矣也。爾雅曰。苕。陵苕。黃華。葉白華。莢是苕。華。木有黃者。豈待將落而始黃哉。詩人之起興。往往感物之盛而歎人之衰。有秋之杜。其葉湑湑。何其盛也。獨行踽踽。何其衰也。隰有萋萋。猗猗其華。何其盛也。樂子之無家。何其衰也。然則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焉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物自盛而人自衰。詩人所以歎也。毛公旣以黃

爲將落遂并以下章爲華落葉青然殆失之矣。

何人不矜

何草不黃篇何人不矜箋曰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引之謹案矜讀爲瘵爾雅瘵病也郭注引召誥智藏瘵在又康誥惘瘵乃身某氏傳曰瘵病也後漢書和帝紀朕寤寐惘矜李賢注引書惘矜乃身瘵瘵矜古字通上文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元黃皆病也說見前我馬元黃下則矜字亦當訓爲病劬勞于野故言病也爾雅曰劬勞病也

宣昭義問 宣哲維人

引之謹案大雅文王篇宣昭義問宣明也僖二十七年左傳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晉語武子宣法以定晉國韋昭杜預注竝曰宣明也爾風淇奧篇赫兮咺兮釋文咺宣昭猶言明昭周頌時邁篇明明昭有周臣工篇明昭上帝是也毛傳曰義善也問讀爲令聞不已之聞正義述毛如此讀言明昭善名於天下也昭三十二年左傳宣昭令名義與此同也周頌雖篇宣哲維人宣哲猶明哲也大雅蒸民篇既明且哲是也箋訓宣爲徧雖木爾雅但於詩義未協

自土沮漆

緜篇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毛傳曰自用土居也沮水漆水也胡氏臚明禹貢錐指徧考羣書邠地有漆無

沮。案史記周本紀。公劉自漆沮度渭。取材用。正義曰。自漆水南渡渭水。至南山。徐廣音義曰。沮水在杜陽岐山。而不言漆沮。又下文古公去豳。渡漆沮。喻梁山。止於岐下。皆
 用周本紀之文。而不言渡漆。不言渡漆。則周本紀之沮字。皆後人所加明矣。又匭叔傳。皆
 岐梁山經漆之北。而有義渠大荔。胸衍之戎。亦但言漆。而不言漆沮。沮則不知所出。詩引之
 云。自土沮漆。毛傳云。沮水漆水也。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沮則不知所出。詩引之
 謹案。士當從齊詩讀爲杜。古字假借耳。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杜陽。杜水南入渭。詩曰。自杜。師古
 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案注。杜水名。在漢右扶風杜陽縣南。南入渭。今屬麟遊武功二
 內兩沮漆。今本並誤作漆沮。辭見下。杜水名。在漢右扶風杜陽縣南。南入渭。今屬麟遊武功二
 縣。地理志見上。水經渭水注曰。杜水發杜陽縣大嶺側。東逕杜陽縣故城。又東南逕美陽縣之
 中亭。川注雍水。雍水南流注于渭。杜水發杜陽縣故城。在今麟遊縣西北。美陽故城。今在武功縣西
 北。漆水在右扶風漆縣西北。入涇。今屬邠州。地理志曰。右扶風漆。漆水在縣西。元和郡縣志曰。西
 縣。今新平縣西九里有白土川。東北流注于涇水。或是漢之漆水也。但古今異名耳。案漢書
 縣。爲唐之新平。即今之邠州也。此漆水在邠州。與他書言漆沮者不同。故顏師古注漢書匭
 叔傳岐梁涇漆曰。沮當爲徂徕往也。自土徂漆。猶下文言自西徂東。言公劉去邠適邠。自杜水往。至於
 此漆水在新平。沮當爲徂徕往也。自土徂漆。猶下文言自西徂東。言公劉去邠適邠。自杜水往。至於
 漆水也。杜水出麟遊縣西。東南至武功縣南入渭。漆水出邠州西。東北入涇。今邠州徂與沮相
 似。又因漆字而誤作水旁耳。邠地有漆無沮。故下章之率西水。專指漆水而言。箋以爲沮漆水側。則不
 知在何水之側矣。又案此漆水在涇西。與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在涇東者不同。若以此爲涇東之漆沮。
 則與邠地無涉。以邠在涇西故也。其禹貢小雅周頌之漆沮。則在涇東渭北。水經沮水注曰。濁水上承雲
 陽縣東大黑泉。東南流與沮水合。謂之漆沮水。東逕萬年縣故城北。爲櫟陽渠。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南

入於沮。卽是水也。雲陽故城。在今淳化縣西北。萬年故城。在今臨潼縣東北。書傳以漆沮是漆

沮在涇東南。流入於沮。漆水在涇西北。流入於涇。不得以漆水爲漆沮也。且漆沮是一水之名。故詩書皆

以二字連稱。分言之則謬矣。周頌潛藹。猗與漆沮。卽禹貢之漆沮。若說文所稱漆水出右扶風杜

二水。亦非。又大王居郊。在漆水之側。此自土沮漆之漆也。至灃岐。則去此漆水遠矣。下文所謂周原。指岐陽之地。非指郊地也。而傳云。周原。沮漆之間也。尤非。箋于上章

云。謂西水崖。沮漆水側也。於此則云。周之原地。毛鄭詩考正曰。自土沮漆。謂居地迫小。近此沮

在岐山之南。而不言沮漆。是不從毛傳也。箋義爲長。漆水。謂居地迫小。近此沮

漆水。岸側證以魏詩汾沮洳。以爲水旁地之稱。如其說。則經文必作自土漆沮洳。而其義始明。不得徑

省其文。顛倒其字。而曰自土沮漆也。且詩人舉水以明界域耳。豈謂一國之人皆居岸側乎。其說非也。六

書音均表。又謂自土沮漆。當從水經注。漢書注作自土漆沮。而以沮與父爲韻。上文賦與生自爲一韻。今

案釋文作音。先沮而後漆。唐石經亦作沮漆。傳曰沮水。漆水也。又曰周原沮漆之間也。箋曰公劉失職遷

于豳。居沮漆之地。又曰故本周之興云于沮漆也。又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正義之釋經釋傳箋。亦先

沮而後漆。間有作漆沮者。傳寫顛倒耳。今本水經漆水注。漢書地理志注。引詩作自土漆沮。亦傳寫之誤。

太平御覽地部三十引水經注。正作沮漆。王應麟詩攷。胡三省通鑑周紀注。引地理志注。亦作沮漆。又續

漢書郡國志注。鈔本北堂書鈔地部十三。引詩自土沮漆。陳萬謨本刪去。文選潘岳爲賈謐贈陸機詩注。及詩譜正義。

引詩竝作自土沮漆。又禹貢正義兩引詩皆作自土沮漆。且引傳云沮水。漆水也。則經文之作沮漆甚明。

不得以他書誤倒之字而改不誤之經文也。且漆沮在涇東不在涇西。非公劉所居之地。不得言自土漆沮明矣。又此章以臧漆穴室爲韻。而民之初生古公亶父皆不入韻。今改沮漆爲漆沮。以與下文父字爲韻。而隔絕上文之臧字。使不得與漆穴室爲韻。且臧與生非韻。而強以爲韻。豈其然乎。其說亦非也。又案之漆水北流入涇。與杜陽之漆水南流入涇者迥殊。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辯之詳矣。關關十三州志誤合二水爲一。而段氏說文注用之以彌縫毛傳之闕。亦非。

率西水澚

率西水澚。至于岐下。毛傳曰。率。循也。澚。水厓也。箋曰。循西水厓。沮漆水側也。毛鄭詩考正曰。案邠。值岐北。而少東。孟子言去邠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此涇西岐東渭北之梁山。正當邠之南。踰梁山則不浮涇水入渭也。率西水澚者。既踰梁山。自東向西。循水厓而上。皆馬行。不舟楫。水澚。渭水北厓也。箋未審於地勢而云。失之。邠之漆水北流注涇。非適岐所取道。程泰之雍錄云。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渭西上。可以達岐。闕百詩云。自邠抵岐二百五十餘里。梁山適界乎一百三十里之間。後秦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亦此梁山也。二說可據以證箋之誤。引之謹案。如考正說。大王循渭水北崖而至岐山之下。則當云率北水澚。至于岐下。不當云率西水澚矣。若謂大王自東向西。循水厓而行。則又當云西率水澚。不當云率西水澚。且詩敘大王去邠遷岐之事。自當始於邠而終於岐。不當始於梁山之南渭水之北。而略去自邠至梁山百餘里之地也。家大人曰。率西水澚。正承上章之漆水而言。若上章未言漆水。而此忽言水澚。則不知爲何水之澚矣。故知水澚。

是漆水之澣。非爾雅曰率自也。互見前率土之澣下。西邠之西也。大王自邠西漆水之厓。南行踰梁山。又西行至於岐山之下。約而言之。則自邠西漆水之厓。至于岐山之下。故曰率西水澣。至於岐下也。毛鄭皆訓率爲循。孟子梁惠王篇趙注同。循漆水而西。則非適岐之道。故致後人之疑。

曰止曰時

曰止曰時。箋曰。時是也。曰可止居於是。正義曰。如箋之言。則上曰爲辭。下曰爲於也。引之謹案。經文疊用曰字。不當上下異訓。二曰字。皆語辭。時亦止也。古人自有複語耳。爾雅曰。爰曰也。曰止曰時。猶言爰居爰處。玉篇曰。爾雅室中謂之跲。跲。止也。廣雅同。玉篇又曰。今本爾雅跲作時。爾雅又曰。雞棲于弋爲櫟。擊垣而棲爲跲。王風君子于役。釋文跲作時。棲止謂之時。居止謂之時。其義一也。莊子逍遙遊篇曰。猶時女也。司馬彪注曰。時女。猶處女也。處亦止也。爾雅曰。止待也。廣雅曰。止待。逗也。待與時聲近。而義同。待亦通作時。廣雅曰。蟀。離待也。方言蟀作萃。待作時。皆古字假借。或以時爲待之譌。非也。妻象傳。宜待也。張傳。有待而行也。一本待作時。

子曰有奔奏

子曰有奔奏。毛傳曰。喻德音。譽曰奔奏。箋曰。奔奏。使人歸趨之。釋文奏。本又作走。正義曰。此臣能曉喻天下之人。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人知。今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故曰奔走也。引之謹案。傳箋異義。正義

合而一之。非也。傳以奏爲誥語之義。故曰。喻德音譽。堯典敷奏以言。史記五帝紀作徧告以言。是也。箋則取趨赴之義。

芄芄械樸

械樸篇。芄芄械樸。毛傳曰。械。白桺也。樸。枹木也。箋曰。白桺相樸屬而生。引之謹案。械。亦木名。說文作機。云。棗也。爾雅。樸枹者。棗。郭本棗作謂。今從謂樸是棗之一種。其如竹之苞者。則曰棗也。械與棗皆叢生之木。故類言之。芄芄械樸。棗枹濟濟。皆二木竝稱也。毛鄭誤讀爾雅樸枹者爲句。而以樸爲樸屬而生。失之矣。說見爾雅樸枹者謂下。

作之屏之

皇矣篇。作之屏之。其當其翳。毛鄭皆不解作字。正義曰。攻作之。集傳曰。作。拔起也。家大人曰。作。讀爲柞。周頌載芟篇。載芟載柞。毛傳曰。除木曰柞。周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是也。內則魚曰。作之。爾雅作斲之。郭璞注曰。謂削鱗也。是作有斬削之義。

其灌其柵

脩之平之。其灌其柵。毛傳曰。柵。桶也。釋文。柵。音例。又音列。引之謹案。下文樅。樅。槩。柘。方及木名。當翳灌柵。則汎言木之形狀耳。柵。讀爲烈。烈。柘也。斬而復生者也。汝墳傳。斬而復生曰肆。爾雅。烈。柘也。疏引詩序曰。宣王

承厲王之烈。方言曰：烈，桀餘也。陳鄭之閒曰：桀，晉衛之閒曰：烈。秦晉之閒曰：肆。或曰：烈，然則汝墳曰：伐其條肄。長發曰：苞有三鬣。鬣與桀同。皇矣曰：其灌其柵。義竝同也。段氏詩經小學讀柵爲爾雅木相磨之櫟。非是。段注說文櫟字曰：釋木曰：木相磨曰櫟。櫟卽柵也。毛云：柵，榑也。榑謂小木相迫切是。與爾雅義無不合也。此尤迂曲而不可通。爾雅之柵榑與椽卽來獲落竝列。其爲木名明甚。豈謂小木相迫切乎。

依其在京 有依其士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箋曰：文王發其依居京地之衆，以往侵阮國之疆，引之謹案。鄭以依其在京爲依居京地，非也。依其居京，則爲不辭矣。今案依，兵盛貌。依其者，形容之辭。言文王之衆，依然其在京地也。依之言般也。馬融注豫卦曰：般，盛也。小雅出車篇：楊柳依依。薛君韓詩章句曰：依依，盛貌。見文選潘岳金谷集詩注。車棗篇：依彼平林。毛傳曰：依，茂木貌。木盛謂之依。猶兵盛謂之依也。周頌載芟篇：有依其士。依亦壯盛之貌。言農夫壯盛，足任耕作。故下文遂言有略其耜。傲載南畝也。謂之士者，壯年之稱。大過九五曰：老婦得其士夫。是年壯者謂之工也。毛傳：士，子弟也。蓋據七月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之文。案書傳無稱子弟爲故，但使之饁饌。士爲丁壯。則是婦子之子。經何以不云有依其子乎。子爲童稚，未能耕田，任耕作矣。不得以士爲子也。有嘖其醴，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皆形容之辭。箋訓依爲愛。云婦子來饋饌，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殆失其義矣。

臨衝閑閑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臨衝葦葦崇墉仡仡毛傳曰閑閑動搖也言言高大也葦葦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
家大人曰言言仡仡皆謂城之高大則閑閑葦葦亦皆謂車之彊盛葦葦或作勃勃廣雅曰閑閑勃勃盛
也其說閑閑與毛傳異義蓋本於三家也

通追來孝

文王有聲箋匪棘其欲通追來孝箋曰棘急來勤也此非以急成從己之欲欲廣都邑乃通追王季勤孝
之行進其業也禮器引詩作匪革其猶聿追來孝鄭注曰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
急行己之道乃通追先祖之業來居爲此孝引之謹案欲猶古字通周官小行人其悖逆暴亂作慝
綱作通辭也毛鄭詩考正曰案文選注引韓詩薛君章句云聿辭也春秋傳引詩聿追來孝
欲通辭也杜注云聿惟也皆以爲辭助詩中聿曰通三字万用禮記引詩聿追來孝
今詩作通七月篇曰爲改歲於聿衛厥德釋之爲述箋於聿來晉字釋之爲自於我証聿玉聿
傳於歲聿其莫釋之爲遂於聿衛厥德釋之爲述箋於聿來晉字釋之爲自於我証聿玉聿
憤多福通駿有聲通求厥富通觀厥成通追來孝或釋之爲述今考之於我証聿玉聿
辭耳非空爲辭助亦非發語辭而爲遂爲自緣詞生調皆非也說文有吹字注云
作曰同聲假借用聿與通曰亦聲引詩吹求厥富然則吹蓋本文音來往也孝者美德之通
稱非謂孝弟之孝說見末卷言所以作此都邑者非急從己之欲也乃上追前世之美德欲成其功業也
前世之美德故爲往孝猶言追孝於前文人耳來與往義相反而此謂往爲來者亦猶亂之爲治故之爲
今擾之爲安臭之爲香也晉語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魯同呂氏春秋上德篇作自今以來呂氏春

秋察微篇。自今以往。魯人不墮人矣。淮南道應篇。作自今以來。是來卽往也。呂氏春秋淫辭篇。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韓策。顏率謂公仲之謁者曰。自今以來。率且正言之而已矣。史記秦始皇帝紀曰。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皆謂自今以往也。太史公自序曰。比樂書以述來古。來古往古也。素隱。來古。卽古來也。非是。此皆古人謂往爲來之證。鄭說胥失之。

以燕翼子

傳曰。燕安翼敬也。箋曰。以安其敬事之子孫。引之謹案。翼固訓敬。然敬事之子孫。不得卽謂之翼子。且此美武王之庇其子孫。非論子孫之賢也。何須道其敬事乎。文三年左傳引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杜注曰。翼成也。魯語。鳥翼數耶。章注亦曰。翼成也。詩大雅美武王能遺其子孫善謀。以安成子孫。正義曰。翼者贊成之義。故爲成也。訓翼爲成。文義甚合。蓋本於三家詩也。表記亦引此二句。鄭注曰。遺其後世之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正義曰。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以上正義。蓋與贊成之義同。鄭訓燕翼子爲安翼其子。與箋詩異者。作箋用毛詩。注禮用韓詩也。正義以爲引詩斷章。非也。揆之文義。表記注爲長。

經義述聞第七

毛詩下四十四條

瓜瓞嘽嘽

生民篇。瓜瓞嘽嘽。毛傳曰。嘽嘽然多實也。家大人曰。嘽嘽。茂盛之貌。不必專訓多實。說文曰。瓞。讀若詩曰。瓜瓞萋萋。是嘽嘽本作萋萋。絲絲瓜瓞。瓜瓞萋萋。皆不專指多實而言。瓜瓞萋萋。猶言麻麥幪幪耳。毛傳
幪然茂也。說文。萋。草盛也。大雅卷阿篇。萋萋萋萋。毛傳曰。梧桐盛也。廣雅曰。萋萋。茂也。是萋萋爲草木茂盛之通稱。

庶無罪悔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家大人曰。悔與罪義相近。箋云。無有罪過。是以過釋悔也。過謂之悔。故咎亦謂之悔。襄二十九年公羊傳。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何注云。悔。咎是也。正義曰。無有罪過。而令人悔恨者。以悔爲悔恨。失鄭意矣。過謂之悔。亦謂之尤。論語爲政篇。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悔亦尤也。變文協韻耳。臬疏以悔爲悔恨。亦失之。那疏

朋友攸攝

既醉篇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毛傳曰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正義曰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爲威儀之事引之謹案正義謂各自收斂以相助佐則是分攝與佐爲二事非也。攝卽佐也。襄三十一年左傳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杜預注曰攝佐也是其證矣。白帖三十四引詩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攝助也。與毛詩義同而文異。蓋本韓詩也。昭十四年左傳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晉語作叔魚爲贊理。韋昭注曰贊佐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晉爲無道是攝是贊皆謂相佐助也。

可以濯漑

泂酌篇可以濯漑。毛傳曰漑清也。正義曰謂洗之使清潔。家大人曰上章可以濯鬯。鬯爲祭器。此章之漑義亦當然。漑當讀爲概。概漑古通用。周官大宰注。漑。祭器。釋文。漑。本或作概。史記范日。度而無漑於志。漑亦與概通。春官鬯人凡祭祀社壇用大鬯。禁門用瓢。齋廟用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禋事用概。凡禋事用散。鄭注曰脩蜃概散皆漆尊也。概尊以朱帶者。疏曰黑漆爲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橫概之義。是鬯與概皆尊名。故二章言濯鬯。三章言濯概也。此與天官世婦之濯概不同。若訓漑爲清則與濯鬯之文不類矣。

無縱詭隨

民勞篇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毛傳曰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正義曰無良

之惡。大於詭隨。詭隨者尙無所縱。則無良者謹慎矣。家大人曰。詭隨疊韻字。不得分訓。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詭隨卽無良之人。亦無大惡小惡之分。詭隨謂譎詐謾欺之人也。詭古讀若戈。淮南說林篇曰。水雖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易林未濟之家人曰。隨讀若譎。隨字古音在歌部。譎音土禾反。字或音與心譎。西行東坐。鯀淫洪水。佞賊爲譎。隨讀若譎。說見唐韻正。譎音土禾反。字或作說。又作池。隨其假借字也。方言曰。虔儼慧也。秦謂之謾。晉謂之想。宋楚之間謂之僥。楚或謂之譎。自關而東。趙魏之間謂之點。或謂之鬼。說文曰。沈州謂欺曰說。楚辭九章曰。或忠信而死節兮。或馳謾而不疑。燕策曰。寡人甚不喜池者言也。竝字異而義同。

無俾正敗 無俾正反

民勞篇。式遏寇虐。無俾正敗。箋曰。無使先王之正道壞。引之謹案。正當讀爲政。寇虐之徒。敗壞國政。遏之則政不敗矣。故曰。式遏寇虐。無俾政敗。上章云。無俾民憂。此云無俾政敗。民以人言之。政以事言之也。下章云。無俾正反。正亦當讀爲政。謂政事顛覆也。古政事之政。或通作正。小雅節南山篇。不自爲政。編引作正。月令。文六年左傳。乘時政也。漢書律曆志。小雅正篇。月令茲之正。胡然厲矣。卽以正爲政也。集傳。

無然泄泄

錢氏答問曰。問說文口部咄字。引詩無然咄咄。言部讒字。亦引詩無然讒讒。二字竝訓多言。家大人曰。史記張釋之。

傳。諛謀利口捷給。索隱。諛謀。漢書作喋喋。蓋先儒傳寫有異而義則同。然與毛鄭朱注皆不合。何也。曰。孟子引詩訓泄泄爲沓沓。而毛氏傳取之說文。沓語多沓沓也。詩噉沓背憎。毛傳噉。猶沓沓。鄭箋謂噉噉沓沓相對談語。亦取聚語之義。孟子以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申沓沓之說。亦是惡其多言。與說文同義。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鄭箋取其義云。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蓋多言之人。恆好改制。以先王之道爲不足法。而迎合時君之指。作法以病民。爾雅說文。訓詁似異。而理實相因。孔氏正義以泄泄沓沓爲競進之意。朱氏又以爲怠緩悅從之貌。皆不若說文之可據。家大人曰。此說貫通爾雅說文及傳箋之訓。與孟子言則非先王之道。語意尤合。泄泄沓沓四字。其義乃瞭如指掌矣。詩言泄泄者。每有衆多之意。魏風十畝之間。曰。桑者泄泄兮。毛傳泄泄。多人之貌。多人謂之泄泄。猶多言謂之泄泄也。荀子正名篇曰。愚者之言。諂諂然而沸。楊倅注。諂諂。多言也。諂諂。與沓沓同。又解蔽篇曰。辯利非以言是。則謂之詘。楊注。詘。多言也。然詘誰。尤足與孟子之言相表裏。

曾是彊禦 彊禦多愬 不畏彊禦

蕩篇。曾是彊禦。毛傳曰。彊禦。彊梁禦善也。正義曰。禦善者。見善事而抗禦之。家大人曰。禦亦彊也。曾是彊禦。曾是培克。彊禦與培克相對。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彊禦與矜寡相對。皆二字平列。其義相同。史記周本

紀集解引牧誓鄭注曰：彊禦謂彊暴也。字或作彊圉。漢書王莽傳曰：不長彊圉。又作強圉。楚辭離騷：澆身被服強圉兮。王逸注曰：強圉多力也。淮南天文篇：已在丁曰強圉。高誘注曰：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圉也。逸周書謚法篇曰：威德剛武曰圉。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曰：其強足以覆過，其禦足以犯詐。是禦與彊同義。下文曰：彊禦多愆。昭元年左傳曰：彊禦已甚。十二年傳曰：吾軍帥彊禦，皆二字同義。非彊梁禦善之謂也。

肆皇天弗尙

抑篇肆皇天弗尙引之謹。爾雅尙右也。言皇天不右助之也。右與祐通。尙古讀若常。與亡章兵方爲韻。字亦通作常。史記衛綰傳：尙尙盛。未嘗服也。漢書尙作常。漢書賈誼傳：尙懼以危爲安。以亂爲治。賈子宗首篇尙作常。墨子非樂篇引湯之官刑曰：上帝弗常。九有以亡。猶此言肆皇天弗尙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也。箋曰：皇天不高尙之。於詩意未合。

四牡駉駉旒有翩

傳曰：駉駉不息也。翩翩在路不息也。正義曰：厲王無道，妄行征伐，乘四牡之馬駉駉然，建旒旒之旂有翩翩然，在於道路，常不息止。引之謹案：正義所釋，本箋用兵不得其所之說也。韋昭周語注亦沿鄭氏之誤。今案詩人觀車馬旌旗之動而傷禍亂之興，非謂禍亂由於用兵也。車馬旌旗隨在皆可見之。仲山甫之徂齊也，亦曰四牡駉駉，衛大夫之好善也，亦曰子子干旒，豈必征伐而後有此乎。通考全篇無一語及於征伐者，不得以意說之也。況厲王時亦無妄行征伐之事。辨見下

靡國不泯

傳曰。泯滅也。箋曰。軍旅久出征伐。無國而不見殘滅也。言王之用兵不得其所。適長寇虐。引之謹案。厲王時征伐甚罕。竹書紀年。厲王十二年奔彘。其三年。淮夷侵雒。王命虢公長父伐之。不克。是其在位之時。征伐惟此一事。所伐惟此一國。而云伐之不克。則力不能滅之矣。安得云無國不見殘滅乎。今案泯亂也。承上亂生不夷言之。故曰靡國不亂耳。康誥。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亦亂也。傳以泯爲滅。亦失之。呂刑。民興胥漸。泯泯芬芬。傳曰。泯泯爲亂。逸周書祭公篇。女無泯泯芬芬。孔注曰。泯芬亂也。

民靡有黎

傳曰。黎。齊也。箋曰。黎不齊也。言時民無有不齊。被兵寇之害者。引之謹案。黎者衆也。多也。下文曰。具禍以燼燼者。餘也。箋曰。災。餘曰燼。黎與燼相對爲文。雲漢篇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黎者衆也。黎衆也。多也。子者餘也。見方。少也。黎與子亦相對爲文。雲漢言周之衆民皆餓死。無復留其餘。孟子萬章篇詩曰。周

信斯言也。是周無遺言也。據此。則詩謂周民無復留餘。乃極言早災之詞。毛傳云。子然遺失。趙注云。子然遺脫。皆失之。此詩言民多死於禍亂。不復如前日

之衆多。但留餘燼耳。二者皆以多寡言之也。箋訓黎爲不齊。固於文義不安。傳訓黎爲齊。亦不若訓衆之爲得也。又案黎民之黎。古人但訓衆訓齊。至孟康注漢書鮑宣傳始云。黎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爲號。不知古人謂民曰黔首。不聞但謂之黔。漢名奴曰蒼頭矣。使省頭字而但謂之蒼。其可通乎。

然則以民首黎黑而但謂之黎其謬誤何以異於是也。更以文義求之。衆民謂之黎民。猶衆賢謂之黎獻。皋陶謨萬邦黎獻。傳訓爲衆賢。是其例也。不聞黎訓爲黑而謂之黑賢也。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雖。黎衆也。某氏傳。若西爲黑民於變時雖。則不辭矣。雲漢曰周餘黎民黎衆也。若訓爲周餘黑民。則不辭矣。天保曰羣黎百姓黎衆也。郭箋。案既言羣而又言衆者。古人語不避復。呂氏春秋謹聽篇云。請衆齊民。楚辭七諫云。羣衆成朋。皆其證。若訓爲羣黑百姓。則不辭矣。此詩曰民靡有黎黎衆也。若訓爲民靡有黑。則不辭矣。何得用孟康之謬說而廢先儒之達詁乎。

大風有隧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毛傳曰。隧。道也。箋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引之謹案。楚辭九歌。衝風起兮橫波。王逸注曰。衝。隧也。遇隧風。大波涌起。據此。則古謂衝風爲隧風。隧風。卽遺風也。呂氏春秋。本味篇。遺風之乘。高誘注曰。行迅謂之遺風。文選。聖主得賢臣頌。追奔電逐。遺風。李善注曰。遺風。風之疾者。遺與隧。古同聲而通用。小雅角弓篇。莫肯下遺。荀子非相篇。遺作隧。南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遺或作隧。隧之言迅疾也。有隧形容其迅疾也。有空。亦形容大谷之辭也。小雅白駒篇。在彼空谷。傳曰。空大也。言大風之狀。則有隧矣。大谷之狀。則有空矣。陸者大風之狀也。因謂之隧風。空者大谷之狀也。因謂之空谷。先言有空。後言大谷。變文與下爲韻耳。猶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習習是谷風之狀。崔嵬是高山之狀。下句先言山。後言崔嵬。亦以爲韻也。大風。大谷。兩不相因。不必謂大風出於大谷。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習習谷風。維山崔嵬。南山烈烈。飄風發發。南山律律。飄風

弗弗皆兩不相因也。

征以中垢

傳曰中垢言闇冥也。箋曰征行也不順之人則行闇冥。正義曰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言闇冥也。引之謹案中得也。地官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爲得。齊策是秦之計中。高注曰中得也。垢當讀爲詬詬恥辱也。宣十五年左傳。國君含垢。杜注曰。忍垢。司馬彪注曰。垢。辱也。亦以垢爲詬。強不順之人行不順之事以得恥辱故曰征以中詬。傳箋及正義皆失之。

對彼雲漢

雲漢篇倬彼雲漢鈔木北堂書鈔天部二引韓詩作對彼雲漢。又引注曰宣王遭仰天也。遭下脫一字。陳萬謨本改爲詩云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家人大人曰對當爲葑。卓到葑倬古字通。小雅甫田篇倬彼甫田釋文倬韓詩則是毛詩而非韓詩矣。倬倬古字通。小雅甫田篇倬彼甫田釋文倬韓詩作葑云葑卓也是毛詩倬字。韓詩皆作葑則對爲葑字之譌無疑。俗書對字或作對。見漢孔廟置守廟百石孔蘇碑及千祿字書葑字或作對葑之爲對猶二形相似世人多見對少見對故葑譌爲對矣。

靡神不宗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傳曰宗尊也。後漢書順帝紀詔曰分禱祈請靡神不祭。錢氏攷異曰靡神不宗之宗三家詩必有作禱者。祭法粦宗祭水旱也。鄭讀宗爲禱是宗與禱通。家人大人曰錢說非也。鄭注祭法云

宗皆當爲禳字之誤也。言字之誤則非聲之通。且宗與蟲宮臨躬爲韻。若作禳則失其韻矣。漢人用經。數字者多矣。卽以後漢諸帝紀言之。詩言哀此惇獨。而章帝詔曰。惠此蕩獨。詩言假寐永歎。而和帝詔曰。寤寐永歎。詩言不遑啓處。而桓帝詔曰。匪遑啓處。豈皆三家之異文乎。

則不我聞 則不我虞

家大人曰。雲漢五章曰。羣公先正。則不我聞。六章曰。昊天上帝。則不我虞。聞猶恤問也。詳見旅卦終莫之聞也。王風葛藟聞下。虞猶撫有也。廣雅曰。虞有也。則不我虞。猶言亦莫我有也。則不我聞。猶言亦莫我聞也。其四章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助猶虞也。故廣雅又曰。虞助也。

淑旂綏章

韓奕篇。王錫韓侯。淑旂綏章。毛傳曰。綏。大綏也。正義綏曰。染鳥羽。或以旄牛尾爲之。綴於幢上。與旂共一竿。爲貴賤之表章。故曰綏章。引之謹案。爾雅曰。注旄首曰旌。有鈴曰旂。春官司常曰。交龍爲旂。全羽爲旄。析羽爲旌。載羽旄於竿首者。旌也。非旂也。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旌。夏后之氏綏。則旂與綏異。不得合以爲一。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曰。乘大路。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無謂旂以綏爲章者。竊疑綏者。文貌。荀子儒效篇。綏綏兮。其有文章也。綏綏卽文章之貌。注以爲安泰之貌。失之。楊注曰。綏或爲葳蕤之蕤。字又作委。仲尼篇。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注以委然爲附就。是也。所書於旂交龍日月之章。綏然有

文。故曰綏章。綏章與淑旂。文正相對也。

其菽維何

其菽維何。維筍及蒲。說文菽作鬻。筍作葦。云鬻。鼎實惟葦及蒲。段氏注曰。詩其菽維何。魚鼈鮮魚。此謂鼎

中肉也。引之案。實之初。籒傳。穀。豆實也。晉語注。穀。無云鼎實者。無置用鼎。書傳亦無明證。其菽維何。維筍及蒲。此謂鼎中菜也。菜謂之

菽。釋器曰。肉謂之羹。菜謂之菽。引之案。爾雅二句。相隔甚遠。非謂菽。羹之菜。爲菽也。毛曰。菽。菜。穀也。不云菽。菜。穀對肉。穀言之。

凡禮經之藿。苦薇。昏義之蘋藻。二南之苕。引之案。毛。鄭詩考正所誤。此皆是周易覆公餗。鄭曰。餗。菜也。凡

肉謂之醢。菜謂之菹。皆主謂生物實於豆者。肉謂之羹。菜謂之菽。皆主謂孰物實於鼎者。引之謹案。菽謂

豆實。非鼎實也。周官醢人。加豆之實。深蒲筍菹。今云維筍及蒲。則菽爲豆實明矣。說文作鬻。乃菽之借字。

蓋古人謂鬻爲鬻。說文云。陳留謂餽爲鬻。或作餽。易鼎九四。鼎折足。覆公餽。馬融曰。餽。餽也。昭七年左傳

正考父之鼎銘曰。饋於是。鬻於是。以餽余口。是也。鼎中爲鬻。故鬻字從鬻。鬻者。鼎屬也。與維筍及蒲之菽

訓爲菜者殊義。特以菽鬻同聲。故大雅借鬻爲菽。不得以假借之字。而遂以豆實爲鼎實也。許君之說。殆

失之矣。若以爲菽羹之菜。則尤不可通。鄭司農注。亨人曰。大羹不致五味也。鬻羹加鹽菜矣。公食大夫禮

記。鬻。牛。藿。羊。苦。豕。薇。士。虞。禮。記。鬻。用。苦。若。薇。特。性。饋。食。禮。鬻。設。於。豆。南。少。牢。饋。食。禮。羊。鬻。豕。鬻。皆

鬻。凡言鬻者。皆鬻羹。無謂鼎有鬻者。賈公彥誤以鬻爲陪鼎。見周官掌客注下。段氏爛縫許說。而謂菜謂之菽。實於鼎中。

非也。自許君誤以筍蒲爲鼎寶，而康成注易，遂以覆公餗之餗爲筍。見周官醢人疏。於是易之餗與詩之藪混，而無別矣。此不可以不辯。或曰：筍蒲已爲豆實，下文又言蓬豆有且，何也？曰：周官掌客，侯伯之豆三十有二，不止筍蒲而已。故又廣言之。且因豆以及蓬耳。箋曰：且多貌，明其數之衆也。互見周易覆公餗下。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江漢篇。江漢浮浮，武夫滔滔。毛傳曰：浮浮，衆彊貌。滔滔，廣大貌。箋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滔滔然。引之謹案：經當作江漢滔滔，武夫浮浮。傳當作滔滔廣大貌。浮浮衆彊貌。箋當作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滔滔然。宣王於是水上，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浮浮然。傳云滔滔廣大貌者，小雅四月篇，滔滔江漢。傳曰：滔滔，大水貌。此言江漢滔滔，義與彼同。故曰廣大貌也。云浮浮衆彊貌者，浮與儻聲義相近。浮浮，猶儻儻也。齊風載驅篇，行人儻儻。傳曰：儻儻，衆貌。猶浮浮之爲衆貌也。鄭風清人篇，駟介應應。傳曰：應應，武貌。猶浮浮之爲彊貌也。人盛謂之儻儻，又謂之浮浮。猶雪盛謂之漚漚，又謂之浮浮耳。見小雅角弓篇。載驅篇曰：汶水湯湯。又曰：汶水滔滔。此篇曰：江漢滔滔。又曰：江漢湯湯。載驅篇曰：汶水滔滔。行人儻儻。此篇亦曰：江漢滔滔。武夫浮浮。文義正相合也。下文江漢湯湯，亦大貌。載驅傳曰：湯湯，大貌是也。下文武夫洗洗，亦彊貌。下傳曰：洗洗，武貌是也。然則滔滔廣大貌，正與湯湯同意。浮衆彊貌，正與洗洗同意。故一章言江漢滔滔武夫浮浮，二章言江漢湯湯武夫洗洗也。而寫經者，滔滔

浮浮四字。上下互譌。後人不察。又改傳箋以從之。於是衆彊之貌。屬之江漢。廣大之貌。屬之武夫。不知江漢大川。當言廣大。不當言衆彊。武夫尙武。當言衆彊。不當言廣大也。討論今本。大失毛公之意。且箋曰。命將率遣士衆。使循流而下。浮浮然。正取舟師浮於江漢之義。浮浮之言汎汎也。若作滔滔。則又非箋意矣。風俗通義山澤篇引此詩曰。江漢陶陶。陶與滔古字通。楚詞九章。滔滔孟夏兮。史記屈原傳。作陶陶。若非經文本作江漢滔。何以應劭引作江漢陶陶。乃四月六章也。此云江漢陶陶。則引江漢首章也。所引此其明證也。上句爲江漢滔。則下句當爲武夫浮。浮明甚。而孔氏正義已據誤本作解。陸氏釋文亦不列古今本之異。同則當時已上下互譌。莫能是正矣。

明明天子 在公明明

家大人曰。明明一聲之轉。故古多謂勉爲明。設見前明。明聽。朕言下。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曰。蹶蹶勉也。鄭注禮器曰。蹶蹶猶勉勉也。蹶蹶明明。亦一聲之轉。大雅江漢篇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蹶蹶文王。令聞不已也。魯頌有駉篇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言在公勉勉也。箋曰。在于公之所。明義明德。失之。漢書楊惲傳曰。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言勉勉求仁義。勉勉求財利也。董仲舒傳明明作臯臯。是其證也。解經者失其義久矣。

常武篇。王舒保作。匪紹匪遊。毛傳曰。舒徐也。保安也。匪紹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箋曰。作行也。紹。緩也。王舒安行。今本脫行字。據正義補。謂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正義曰。匪紹匪遊。各自言匪。每者一義。不得言繼以敖遊也。故讀之爲紹。調之爲緩。王舒安行。嫌其解緩。故云亦非解緩也。今本脫此五字。據本疏上文及鄭義補。亦非敖遊也。家人曰。孔從鄭不從毛。是也。但紹之調緩。未有確證。余考陳風月出首章。舒窈糾兮。傳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然則三章之舒。天紹兮。天紹亦舒之姿也。論語。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和舒之貌。釋文。天天。於驕反。與天紹之天。異音。若古之字義。則不隨字音而異也。彼言舒天紹兮。此言王舒保作。匪紹匪遊。是紹與舒緩同義。故訓爲緩也。江漢曰。匪安匪遊。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匪紹匪遊。保亦安也。紹亦舒也。合讀二詩。而其義自明。

婦無公事

瞻印篇。婦無公事。休其蠶織。毛傳曰。婦人無與外政。雖王后猶以蠶織爲事。鄭箋曰。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紵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引之謹案。如毛鄭所解。則是婦有公事。休其蠶織矣。殆非經意也。今案公事。卽功事。功。古字通。小雅六月篇。以奏傭公。毛傳公。功也。大雅江漢篇。肇敏或公。後漢書宋宏傳。功作功。呂氏春秋務大篇。俗主之佐。其名無不尊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務本篇。功作公。史記孝武紀。受此書中功。封禪書功作公。蠶織。卽功事。故月。漢中常侍樊安碑。以公德加位。公德。卽功德。休其蠶織。卽無功事也。令曰蠶事既登。分齒。絲效功。魯語曰。男女效織。周官內宰曰。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正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事。悉而獻功。男女效織。

女御曰以歲時獻功事。鄭注曰絲枲成功之事。管子問篇曰問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功公工字異而義同。列女傳母儀傳曰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其說蓋本韓詩。較毛鄭爲長。說見後劉向述韓詩下。

邦國殄瘁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毛傳曰殄盡瘁病也。家大人曰殄瘁皆病也。殄瘁之同爲病猶勞瘁之同爲病。周官稻人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鄭注曰殄病也。魯語曰錡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說見後疹病也。疹之言瘡也。疹也大雅雲漢篇胡寧瘡我以旱箋曰瘡病也。釋文廣韓詩作疹。越語曰疾疹貧病。疹瘡聲近而義同。

維今之疚

家大人曰說文次貧病也。引周頌閔予小子篤瘵瘵在次。今本作疚。廣雅曰次貧也。召閔篇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兩不字皆語詞。不如時。如時也。不如茲。如茲也。詳見釋詞。釋文曰疚字或作次。次與富對言是次爲貧也。

對越在天

周頌清廟篇對越在天。箋曰對配越於也。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行如生存焉。家大人曰對越在天與駿奔走在廟相對爲文。對越猶對揚。言對揚文武在天之神也。大雅江漢篇曰對揚王休。箋曰對

也。顧命曰。用答祭統。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蒸彝鼎。竝與對越同義。爾雅曰。越。揚也。其聲清越。以長。晉語。必播於外。而越於民。鄭章注。並曰。越。揚越一聲之轉。對揚之爲對越。猶發揚之爲發越。清揚之爲清越矣。

不顯不承

不顯不承。毛鄭詩考正曰。古字不通。作不。據洛誥。是爲成王七年周正之十二月戊辰。在新邑烝祭文武之詩。周公相成王朝諸侯。故咸至廟助祭。詩中不顯頌文王。不承頌武王。甚明。蓋同一不顯耳。以後承前。則謂之不承。此詩先言助祭者之致敬。而推本先王之不顯於前。不承於後。是以人心自無或厭倦。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與詩通引之謹案。不顯不承。卽不顯不承。允哉斯言。長於傳箋矣。上文案

德。傳曰。執文德之人也。是謂多士。有文德。與烈文辟公之文同。不必依鄭氏解作執行文王之德。考正辨之已詳。又案詩序。專謂紀文王。於經亦無明證。書大傳曰。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周公歌文王之功。烈德澤。有在廟中。序祭見文王者。愾然如復見文王。與序說合。又曰。於卜洛邑。祭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見文王者。愾然如復見文王。與序說合。和四海。而致諸侯。天下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文武之尸者。于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磐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來。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彼然淵其志。和其情。莫愾然若復見文武之身。案升歌而弦文武。卽祭統明堂位所謂升歌清廟。樂記所謂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者也。是漢初言清廟者。兼有既成洛邑。祭文武之說。證以不顯不承之文而益信矣。但謂不承爲以後承前。則猶未當。夫古人屬辭。各從其類。不顯不承連文。俱是盛大之辭。不顯非創造之義。而不承獨爲紹承之解。斯不類矣。且孟子引書曰。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釋二哉字。

之意可知其贊美謨烈之盛大而非溯功業之所自矣。承者美大之辭。當讀爲武王烝哉之烝。魯語·收

樂經音義十三引賈逵作烝作承。漢書地理志·長沙國·釋文引韓詩曰烝美也。魯頌泮水篇烝烝皇

皇。毛傳曰烝烝厚也。墨子尚賢篇引周頌曰若山之承不圻不崩。皆其證矣。孟子引書不顯哉文王謨而立政曰以覲文王之耿光則顯與耿同意也。孟子引書不承哉武王烈而立政曰以揚武王之太烈則承與大同意也。此與君奭所云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者殊義。趙岐孟子注訓承爲續亦失之。

伊嘏文王

我將篇伊嘏文王既右饗之箋曰受福曰嘏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王肅曰維天乃大文王之道既佑助而歆饗之引之謹案下方言右饗之則上句不得遽言受福鄭說非也嘏謂文王不得屬之於天王說亦非也嘏讀誰篇假哉皇考之假彼傳曰假嘉也爾雅曰嘏假大也假哉皇考伊嘏文王皆贊美之詞伊嘏文王思文后稷於皇武王上一字皆發語詞猶言有嘏文王耳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大哉文王既佑助後王而饗其祭也。

貽我嘉馨

思文篇貽我來牟文選典引注引韓詩作貽我嘉馨。家大人曰嘉與來聲不相近不得相通嘉當爲喜字之誤也來釐喜古聲相近故毛詩作來牟漢書劉向傳作釐麩韓詩作喜馨猶僖公之爲釐公祝禱之爲

祝釐也。

將受厥明

臣工篤於臯來牟。將受厥明。家大人曰。爾雅曰。明。成也。郭注。諱解明字。帶見爾雅。暮春之時。麥已將熟。故曰將受厥成。下文序乃錢。鐘。奄。觀。鏗。艾。正所謂受厥成也。箋曰。大受其光明。失之。古謂成爲明。說見爾雅功績明成也下。

亦右文母

離篇。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毛傳曰。文母。大妣也。箋曰。見右助於光明之考。文德之母。正義曰。文母。繼文王言之。雖大妣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引之謹案。文王之文。隘也。文母之文。則美大之稱。猶言臯妣。臯母耳。曲禮。祭父曰臯考。母曰臯妣。齊侯。鐘銘。用享于其臯。祖臯妣臯母臯考。二者本不相因。傳以文母爲大妣者。以上文臯考是文王。則文母當爲大妣。非謂因文王而稱文母也。若因文王而稱文。則箋不須更言文德之母矣。且如孔說。則武王之后。亦將謂之武母。成王之后。亦將謂之成母乎。斯不然矣。烈女傳。母儀傳。大妣仁而明道。思媚大姜。大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大妣號曰文母。然則文母之稱。專美大妣之文德明矣。漢書元后傳。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大皇太后。後漢書郭隲傳。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爲漢文母。何敞傳。伏惟皇太后。乘文母之操。皆本周頌爲義。彼言文母。竝是文德之稱。非因其夫之隘文而稱之也。古人贊美先世。多謂

聲與孝字從老。效與做同。經文作季。而訓爲做。故箋云。無不法做之者。若如今本作孝。則鄭君必不如此訓釋矣。沖遠作正義時。季字已譌作孝。故不喻箋訓法做之意。而據誤字以釋之曰。魯國之民。無有不爲孝者。陸氏釋文不爲季字作音。蓋所見本亦誤爲孝矣。是以張參五經文字失收季字也。又案靡有不孝。謂僖公無事不法。做其祖。非謂國人做僖公也。當承昭假烈祖爲義。

有秩斯祜

商頌烈祖篇有秩斯祜。毛傳曰。秩。常也。箋曰。有此王天下之常福。引之謹案。有斯皆辭也。有秩斯祜。猶云有扁斯石。秩。大貌。巧言曰。秩秩大猷。是也。說文作猷。云大也。讀若詩猷猷大猷。賈子禮篇曰。祜。大福也。狀其大。則曰秩矣。

我受命溥將

我受命溥將。箋曰。將。猶助也。諸侯於我受政教。至祭祀又溥助我。家大人曰。將。長也。言我受天之命。既溥且長。大雅公劉曰。既溥既長。卷阿曰。爾受命長矣。卽下文所云降福無疆也。楚辭九辯。恐余壽之弗將。王逸注曰。將。長也。廣雅。鄭分受命溥將爲二事。失之。

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

元鳥篇。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毛傳曰。武丁。高宗也。箋曰。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息者。

在高宗之孫子。又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箋曰。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無所不勝服。正義曰。毛以爲商之先君。受天之命。年世延長。所以不至危殆者。在此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也。此武丁爲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也。鄭以爲行之不解怠者。在武丁之孫子。武丁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於天下無所不勝。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引之謹案。武丁固善爲人子孫。然省去善爲人三字。而謂之武丁孫子。則文不達義。若以爲高宗之孫子。則此詩本祀高宗。何得不美高宗而美高宗之孫子乎。且武王乃殷人稱湯之詞。長發篇。武王載旆。傳曰。武王。湯也。不得又以爲武丁及其孫子之稱也。竊疑經文兩言武丁。皆武王之譌。而武王靡不勝。則武丁之譌。蓋商之先君受命不怠者。在湯之孫子。故曰。在武王孫子。武王孫子。猶那與烈祖之言湯孫也。湯之孫子。有武丁者。繩其祖武。無所不勝任。故曰。武王孫子。武丁靡不勝。傳寫者上下互譌耳。毛傳。武丁。高宗也。屬於在武丁孫子之下。則所據已是誤本。武丁孫子。不可與湯同號。武王。於是鄭訓爲武功。王德以牽就之。武之與王。意義不倫。豈得竝舉而稱之乎。

幅隕既長

長發篇。濟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毛傳曰。幅。廣也。隕。均也。王肅述毛曰。禹平治水土。中國既廣。已平均且長也。見正義。箋曰。隕。當作圍。圍。謂周也。人

謂疆域爲幅。正義曰：幅如布帛之幅，故爲廣也。引之謹案：依傳則廣也，均也，長也。三義竝列，經當言幅。蓋因此而說。隕且長，文義方明，何得云幅隕既長乎？毛義未爲得也。依箋則隕與圓同，釋文圓音還，又音圓音還，則取還繞之義。國之疆域無不四面還繞者，何待禹廣大之而始然乎？古人言地之廣狹，皆云方幾里，或云廣縱幾里，無以還繞言之者。音圓則疆域之長短參差，往往而有，安必其形之皆圓乎？箋義亦未安也。說文曰：幅，布帛廣也。幅爲布帛之廣，非地廣之稱也。徧考書傳，無謂地廣爲幅者。若謂疆域如布帛之幅，則幅上當加如布帛之四字，而其義始著。豈得苟簡其文而直謂之幅乎？亦不得如正義所云也。今考全詩之例，如我稼既同，決拾既飲，福祿既同，降福既多之類，句首皆實指其物與事。幅隕既長，文義與之相似。句首亦當實指其所謂既長之事，不應空調之爲廣爲均爲圓也。幅讀爲福，隕讀爲云，古字假借耳。福云既長者，承上文長發其祥言之，福亦祥也。言當禹敷下土，疆理大國之時，商之福祥既已長矣，故曰福云既長。下文帝立子生商，則福長之始也。云語助也。凡詩第二字用云字者，如卜云其吉，曷云能來，如云不克，并云不逮之類，皆爲語助。字或作員，元鳥曰：景員維河是也。箋曰：員，古文云。其所貢于殷大玉，而大者維何乎？則受命而何百祿也。鄭釋云爲首。失之。秦誓若弗員來，員亦語助。正義曰：員卽云也。又作隕，此詩幅隕既長是也。說經者不察古人假借之例，故其說迂曲而難通矣。

受小球大球 受小共大共

武王始發。與此發字同義。史記殷本紀曰。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卽本此詩武王載發有虔垂鉞之文。史公言把鉞而不言載旆。則所見本不作旆可知。

哀荆之旅

殷武篇。宋入其阻。哀荆之旅。毛傳曰。哀。聚也。箋曰。呂入其險阻。克其軍率。而俘虜其士衆。正義曰。言聚荆之旅。故知俘虜其士衆也。家大人曰。毛訓哀爲聚。聚荆之旅。未見戰勝之義。鄭曰。俘虜其士衆。則是讀哀爲俘也。於義爲長。俘之通作哀。猶俘之通作哀也。讀衆傳君子以哀多益哀。釋文。哀。鄭荀董蜀才作俘。云取也。集解引成。註。哀。取也。爾雅與。俘。哀亦同義。是俘。傳言聚而不言俘虜。箋言俘虜而不言聚。正義牽合二說。失之。

勿子禍適

勿子禍適。毛傳曰。適。過也。箋曰。勿罪過與之禍適。引之謹案。子。猶施也。禍。讀爲過。廣雅曰。謫。過。責也。謫。與適通。勿子過謫。言不施譴責也。晏子春秋雜篇曰。古之賢君。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呂氏春秋適威篇曰。煩爲教而過不識。數爲令而非不從。高誘注曰。過。責也。趙策曰。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史記吳王濞傳曰。賊臣量錯擅適過諸侯。新序善謀篇曰。令謫過卒分守成。臬。是過適皆責也。禍。與過古字通。荀子成相篇說刑曰。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卽罪過字。漢書公孫宏傳。諸常與宏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箋曰：極，中也。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乃四方之中正也。家大人曰：此兼用韓詩說也。後漢書樊準傳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李賢注曰：韓詩之文也。翼翼然盛也。是韓詩之極作是則。正取則傲之義。鄭君先治韓詩，故本之以作此箋也。齊詩亦作是則。匡衡傳齊詩者。見漢書儒林傳漢紀元帝紀載衡疏曰：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長安天子之都也，親承聖化，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傲效之。曰：法則曰傲效，卽承四方是則而言之也。漢紀之文本於漢書匡衡傳，而傳載衡疏作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與漢紀不同者，後人以毛詩改之也。案疏曰：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故引詩四方是則以證之，則亦法也。若作四方之極，則失其指矣。顏師古注曰：商邑，京師也。極，中也。則所見已是改竄之本。當據漢紀以正之。後漢書京師翼翼本作京邑翼翼，因彼處下文京師字而誤也。亦當據漢紀以正之。後魏書甄琛傳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後魏時齊詩已亡，則所引韓詩也。白帖七十六兩引詩皆作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唐時韓詩尚存，則所引亦韓詩也。張衡東京賦曰：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本於齊韓詩也。薛綜注曰：京，大也。大邑謂洛陽也。翼翼禮儀盛貌。言常爲四方觀翼翼然，則齊韓詩說也。李善注不引韓詩而引毛詩，失之。

古詩隨處有韻

家大人曰。詩序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箋云。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記曰。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夫聲與聲之相應。若水之從水。火之從火。其在詩之中。若風之入於竅。而無所不達。故古人之詩。隨處可以用韻。非但用之句末。如後人作五七言之例已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鄭注云。永。長也。歌。所以長言詩之意。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而爲之。聲中律。乃爲和。記曰。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注云。長言之。引其聲也。夫昔人之爲詩也。必長言之。其誦詩也。亦然。故周官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注云。倍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漢藝文志曰。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後之誦詩者。知誦其言。而不知詠其聲。遂至失其音節。加以時有古今。音有變革。故以今之音讀古之作。則其韻之在句末者。已不能通。其他更無論已。余潛心有年。於古韻。既得其要領。於是取三百篇。日夕讀之。覺古人之詩。應律合節。觸處成韻。有非後人誦讀之所能盡者。如陟彼崔嵬。我馬虺隤。崔嵬爲韻。嵬隤爲韻。而崔嵬虺隤。又通爲一韻。嗶嗶草蟲。趯趯阜螽。嗶嗶爲韻。趯趯爲韻。嗶嗶。古讀若韻。爾雅。趯。作躍。躍。漢書皆讀平聲。詳見段氏六書音均表。草阜爲韻。草。古讀若韻。蟲。爲韻。舞則選兮。射則貫兮。舞射爲韻。射。古讀若韻。選貫爲韻。角枕粲兮。錦衾爛兮。枕衾爲韻。粲爛爲韻。駉彼晨風。鬱彼北林。駉鬱爲韻。風林爲韻。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齋發。二之日栗烈。流授爲韻。火衣爲韻。齋栗爲韻。發烈爲韻。九月肅霜。十月滌場。肅滌

爲韻若連霜場爲韻鴻飛遵渚公歸無所鴻公爲韻飛歸爲韻渚所爲韻伐鼓淵淵振旅闐闐鼓旅爲

韻淵闐爲韻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蕭悠爲韻蕭古韻鳴旌爲韻風雨攸除鳥鼠攸去雨鼠爲韻除去爲韻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噲噦爲韻正冥爲韻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好莠爲韻好古韻口口爲韻百川沸騰山

冢卒崩沸卒爲韻騰崩爲韻不愧於人不畏於天愧畏爲韻人天爲韻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攘嘗爲韻右

否爲韻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虞芮質厥成文王既厥生殄隕爲韻殄古韻愠問爲韻質厥爲韻誠協

若風原之風成生爲韻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琢玉爲韻琢古韻若剛說文從玉聲天音丑六切韓非

離章相爲韻清酒既載駢牡既備酒牡爲韻載備爲韻臨衝閑閑崇墉言言臨崇爲韻臨協韻讀若

韓詩作隆雲漢二章上帝不臨與衝墉爲韻閑言爲韻而臨衝崇墉又通爲一韻是類是禡是致是附

是伐是肆是絕是忽類致爲韻禡附爲韻伐絕爲韻肆忽爲韻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昭高爲韻明朗爲韻

若芒明古韻融終爲韻乃場乃疆乃積乃倉場積爲韻廩倉爲韻稼穡維寶代食維好穡食爲韻寶好爲韻哲

夫成城哲婦傾城成傾爲韻城城爲韻思媚其婦有依其士媚依爲韻婦士爲韻自堂徂基自羊徂牛堂

羊爲韻基牛爲韻庸鼓有數萬舞有奕鼓舞爲韻數奕爲韻不競不綌不剛不柔不震不動不懸不棟競

剛爲韻競古韻綌柔爲韻震懸爲韻懸古韻動棟爲韻又若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輻履綏之藟

纍爲韻纍綏爲韻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赴赴武夫公侯干城肅赴爲韻肅讀若診論語蕭蕭注鄭

從韻字·古
 皆讀若修·兔武爲韻·買夫爲韻·丁城爲韻·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刈秣爲韻·楚馬爲
 韻·啤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啤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小宵爲韻·星征爲
 韻·五夜爲韻·夜·古讀
 韻·畜·古讀若朽·禮記祭統·孝者·畜也·孝·古亦讀若朽·楚辭大
 招·宜操畜具·與秀帶爲韻·秀帶·古地讀上聲·韻·古讀若缶·卒述爲韻·有滿濟盈·有鸞
 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溷騰爲韻·鸞·古讀若
 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逝發閱爲韻·逝·古讀若否·說文從疋折聲·詩思變·季女
 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方泳亡喪爲韻·泳·古讀舟
 游·求救爲韻·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容崇爲韻·刀朝爲韻·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
 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遠爲韻·藟弟爲韻·河他他我爲韻·滸父父顧爲韻·洌彼下泉·浸彼苞
 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洌愾爲韻·洌·與愾協韻·愾·古讀若迄·禮記哀公問·彼我爲韻·彼·古讀
 下·寤爲韻·下·古讀
 若戶·泉嘆爲韻·浸念爲韻·念·古讀若王·彼彼爲韻·苞周爲韻·苞·古讀
 彼彼我彼又通爲一韻·蝟蝟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蝟敦爲韻·敦·古讀若鹿·蝟宿爲韻·
 野下爲韻·倉庚于飛·熠熠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飛歸爲韻·熠熠爲韻·說文從馬及聲·羽馬爲韻·是
 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以以爲韻·衣歸悲爲韻·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

用飲食神民爲韻。弔質爲韻。福食爲韻。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厭爲韻。湛古讀若

讀若

信。露夜爲韻。晡歸爲韻。家父作誦。以究王誥。式訛爾心。以畜萬邦。究畜爲韻。誥邦爲韻。踳踳周道。鞠爲

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搗。踳踳怒爲韻。踳古讀若登。說文從足。怒古讀若踳。說文從心。叔聲。

道草搗爲韻。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乘予如遺。寘乘爲韻。于如爲韻。懷遺爲韻。糾糾葛屨。可以履

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糾佻爲韻。糾古讀若駿。葛屨傳云。糾糾。猶縲縲。霜行爲韻。曾孫之稼

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稼庾爲韻。稼古讀若古。茨坻爲韻。梁京爲韻。漣池北流。浸彼稻田。嘯

歌傷懷。念彼碩人。漣嘯爲韻。漣古讀若修。漣與修淑爲韻。淑古讀若隨。池歌爲韻。池古讀

爲韻。有芘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狐車爲韻。幽周爲韻。草道爲韻。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

周姜。京室之婦。齊媚爲韻。母婦爲韻。誰誰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誰宮臨爲韻。肅廟保爲韻。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萋萋。誰誰喈喈。鳴生爲韻。高朝爲韻。岡陽爲韻。萋萋爲韻。

萋喈爲韻。於薦廣牡。相子肆祀。假哉皇考。綏子孝子。廣臯爲韻。牡考爲韻。祀子爲韻。駟駟牡馬。在坰之野。

薄言駟者。駟坰駟爲韻。馬野者爲韻。又有參互爲韻者。若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求悠

悠爲韻。得服側爲韻。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髮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汎髮爲韻。汎古讀若品。平

如傳。汎潘犯蓋。汎淫。汎韻字。髮古讀若。彼彼我靡爲韻。靡古讀。舟髮爲韻。河儀他爲韻。爰

汎。說文引詩作汎。並從光聲。光音淫。

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唐鄉姜桑上上爲韻。

中宮爲韻。二三章桑上上爲韻。中宮爲韻。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于爲韻。

我嗟爲韻。嗟。古讀若左。平聲。乎乎爲韻。渠餘輿爲韻。而乎乎渠餘輿。又通爲一韻。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

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廋。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麋階伊幾爲韻。廋勇爲韻。何多何爲韻。驕人好

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驕勞驕爲韻。好草爲韻。天天人人爲韻。維此王季。帝度其心。

類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度類爲韻。類。古讀若莫。明長爲韻。類比爲韻。

君順爲韻。鳳皇于飛。颯颯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颯藹爲韻。止士爲韻。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

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德側爲韻。背陪爲韻。明卿爲韻。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將享羊爲韻。牛之

爲韻。他若日居月諸。其虛其邪。委委佗佗。委。古讀若倭。說文從女。不聲。蒼兮蔚兮。婉兮孌兮。恩斯勤斯。匪載匪來。載。古讀若箭。來。

與與我稷翼翼。有壬有林。載號載嘷。優哉游哉。經之營之。宜民宜人。匪疚匪棘。疚。古讀若睡。不測不克。於乎

前王不忘。於乎。皇王。繼序思。猗與那與。若阿。古讀是斷是遷。皆本句中自爲一韻。蓋其屬辭之工。比音

之密如此。按。飛多與歸爲韻。燕燕于飛。之子于歸。鴻飛遵渚。公歸無所。彼多與我爲韻。汎彼柏舟。在彼中河。燕彼兩髦。實維我儀。洌彼下泉。浸彼苞稬。念彼碩人之類。

所之類是也。方多與沐爲韻。不可沐思。不可方思。方之舟之。沐之游之。類是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燕彼兩髦。實維我儀。洌彼下泉。浸彼苞稬。念彼碩人之類。

念彼周京。浸彼苞稬。念彼碩人之類。

是也。此皆所謂同聲相應。同聲之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而非可以人力與焉者也。昔之歌詩者莫不氣相求。而學者可以類推矣。譬之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而非可以人力與焉者也。昔之歌詩者莫不知之。而今日遂成絕響。若加以音釋。則學者必苦其繁碎。故於詩補韻不載。而別記於此。又其字之不見於句末者。如趨如駕如汎如彼如髮如念如滌如厭如踞如怒如哆如侈如琢。觀此皆可以得其本音。夫亦欲其可歌可詠。可長言嗟嘆而已矣。記曰。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實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其羣經及夢辭之韻。亦有不在句末者。如睽上九見豕負塗。載鬼一車。豕鬼爲韻。塗車爲韻。歸妹上六女

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筐羊爲韻。實血爲韻。檀弓原壤歌。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首手爲韻。斑卷爲

韻。郊特牲。左之右之。坐之起之。左坐爲韻。右起爲韻。右古讀。大戴記保傅。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蔥雙爲

韻。衡璜爲韻。宣二年左傳。宋城者謳。睥其目。皤其腹。睥皤爲韻。皤古讀。目腹爲韻。襄四年傳。魯人誦臧之

狐裘。敗我於狐貽。狐狐爲韻。裘貽爲韻。裘古讀。三十一年傳。引周書。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畏懷爲韻。

力德爲韻。魯語。重莫如國。棟莫如德。重棟爲韻。國德爲韻。孟子公孫丑。出於其類。拔乎其萃。出拔爲韻。類

萃爲韻。又如大戴記投壺。狸首詩。射夫命射。射者之旌。旣獲。卒莫射。射射獲獲莫爲韻。射食若反

讀。獲聲旌爲韻。昭十一年左傳。魯南葭鄉人言。恤恤乎。湫乎。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

君圖。有人矣哉。湫攸爲韻。思謀志哉爲韻。謀古讀。古讀若謀。身臣人爲韻。祭公謀父祈招詩。祈招之情。情

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招招爲韻。情音金。心爲韻。式式力爲韻。

孟子萬章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爲爲爲韻。命古讀若民。楚辭卜居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唳鶩粟斯唳。唳儒兒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潔禮乎。真人爲韻。唳粟唳儒爲韻。唳斯唳兒爲韻。清禮爲韻。突滑爲韻。如如爲韻。梯稽脂韋爲韻。九辯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悵悵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泱泱兮天高而氣清。未廖兮收潦而水清。悵悵兮欸兮。薄寒之中人。怡悅懽懽兮。去故而就新。悲慄爲韻。衰歸爲韻。寥廖爲韻。高潦爲韻。清清人新爲韻。此以眞庚通用。悵欸爲韻。悅懽爲韻。又如皋陶謨之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小畜之既雨既處。否之先否後喜。同人之先號咷而後笑。賁之舍車而徒。萃之齋咨涕洟。旅之先笑後號咷。樂記之倨中矩。句中鉤。問喪之亡矣喪矣。悵焉愴焉。忽焉愴焉。大戴記王言之士信民敦工。樸商愨女。憧婦空空。保傅之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武王踐阼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口生喙。口戕口。五帝德之其色郁郁。郁古讀若儻。其德嶷嶷。昭二十七年左傳之不索何獲。晉語之威兮懷兮。吳語之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越語之觥飯不及壺殮。襄二十七年公羊傳之味雉彼視。孟子盡心之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皆本句中自爲一韻。蓋古人用韻往往如此。若周秦諸子書。則遽數之不能終也。

毛詩經二十九卷

毛詩卷第一正義曰。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是毛爲詁訓與經別也。其毛詩經

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引之謹案。毛詩經文當爲二十八卷。與魯齊韓三家同。其序別爲一卷。則二十九卷矣。志曰。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蓋以十五國風爲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爲七卷。前六十篇爲六卷。後十篇爲一卷。大雅三十一篇爲三卷。前二十篇爲二卷。後十一篇爲一卷。三頌爲三卷。合爲二十八卷。周頌三十一篇。每篇一章。視國風小雅魯商頌諸篇章句最少。故併爲一卷也。魯齊二家之序。今不可考。韓詩序。則唐書藝文志以爲卜商作。後漢書周磐傳注引韓詩曰。汝墳。辭家也。其卒章曰。魴魚鱗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楊震傳注引韓詩曰。蝮螫。刺奔女也。蝮螫在東。莫之敢指。太平御覽引韓詩曰。黍離。伯封作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皆以序與經連引。蓋韓詩序冠篇首也。藝文類聚引詩曰。夫移。燕兄弟也。閔管蔡與經連引。亦序冠篇首故也。序冠篇首。則不別爲卷矣。毛詩序。則小雅南陔白華華黍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箋曰。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然則詁訓傳始以序置篇首。若毛詩本經。則以諸篇之序合編爲一卷。明甚。經二十八卷。序一卷。是以云二十九卷也。毛公作傳。分周頌爲三卷。又以序置諸篇之首。是以云三十卷也。

劉向述韓詩

王應麟詩攷後序曰。劉向列女傳謂蔡人妻作芣苢。周南大夫妻作汝墳。申人女作行露。衛宣夫人作鄘柏舟。定姜送婦作燕燕。黎莊夫人及其傅母作式微。莊姜傅母作碩人。息夫人作大車。新序謂汲之傅母

作二子乘舟壽閔其兄作憂思之詩。黍離是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引之謹案。列女傳貞順傳。蔡人妻傷夫有惡疾。而作芣苢。與文選辯命論注所引韓詩合。賢明傳。周南大夫妻言仕於亂世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鱗尾云云。與後漢書周磐傳注所引韓詩章句合。貞順傳。召南申女以夫家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云云。與韓詩外傳合。母儀傳。衛姑定姜賦燕燕之詩。與坊記鄭注合。鄭爲記注時。多取韓詩也。又上吳異封事。引詩密勿從事。與文選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注所引。韓詩密勿同心。皆以密勿爲黽勉。然則向所述者。乃韓詩也。